



09956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志銘

中憲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起潛張

公墓誌銘

當隆萬間三相君各用其意持太阿之柄公卿大夫

靡然以操切苛辦承之無精心為黔首者以故良二

千石之用不甚顯其最顯者則吾州起潛張公振之

然其用亦已時抑時伸而不恆達其抑者以直道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十九

僅在公而伸者直道之尚未泯於人心也公最後之

遇甫若恆而天遽奪之則又不可曉者惜哉弇州生

曰張公非直良二千石已也於家則彷彿閔冉之遺

於鄉則庶幾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其所親事必天下

之賢長者雖嘗從講學而不靳傳世耳以為名高所

步趨必閩洛夫使紫陽而在公且入室故曰張公非

直良二千石已也殆慥慥篤行君子矣公字仲起起

潛其別號也張之先避金亂南渡後居常熟之雙鳳

里蔡涇最後割雙鳳隸太倉遂為太倉人世世有隱

德不仕至公父東林公鏗而始以淳直明信著一方



嘗受公封處州司理後贈南京職方員外郎母曰郁
宜人有二丈夫子公其仲也公生而明秀端謹甫四
歲從東林公之先墓丙舍圯矣木童矣而傍畝鋤問
之人曰它屬故鋤也公泫然泣曰先業而它屬可乎
東林公亦大泣而內奇公聞者嘖嘖以爲非常兒尋
徙城居覩第宅車馬之盛與羣兒戲搏土而爲之甚
工髫時從里塾師有搏虎死而歸之官者羣趨視之
公讀書弗顧曰吾方奉聖人捨而爲暴獸觀乎且胡
不觀畫中虎自是讀書益務究大義反覆辨論鑿鑿
出人意表其屬文必自肺腑不爲蹈襲塾師朱生者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十九

二

器之以其女弟字焉然而奪於貧又時時困父里賦
其試又不盡利公雖不以廢其業而里中不逞少年
羣侮之公夷然弗屑也閩人周鳳岐以遷客來佐州
事少年目中無當者試得公文大驚異喜置之高等
問有父否曰老而貧有兄否曰兄撫之坐宓事逮周
立出撫之而發庫餼納公褒曰以養而父且爲膏油
資公自是益得專精於學遂補博士弟子益有聲而
母郁宜人卒哀毀逾禮服除久之嬾朱宜人亦卒公
鰥處而鄰女有來奔者以誼諭遣之然每身不名其
女封公垂七十而感異症躁不能就席公以身席之

乃小安凡七晝夜而愈公遂舉鄉薦以至成進士成
進士之日矢心而誓曰苟一念爲私計者天僇汝乃
鍵門杜習律例絕于謁慎交際毋以狎暱進者窮巷
湫洑環堵蕭然意殊得也久之授處州府推官甫至
而守入覲丞倅俱闕公遂行守事孳孳問民瘼吏弊
而叅伍法比公庭肅然大猶戴三尺而治條鞭之法
最爲便單弱郡邑相顧莫敢先公毅然行之有盧尚
書者貴甚族子憑藉爲姦私莫敢呵問公捕而立致
於理其他繕浮橋廣廩舍平市價皆井井始少公者
咸吐舌相戒以爲老吏弗如也御史張者躁人也顧

獨虛心任公諸所寄覈寧溫嘉湖諸郡公必酌情法
而行如造堡清戎徵餉懲惡種種治辦然不求爲苛
切取目前快而張亦借以起長者聲他非所寄者則
不爾公旣滿數膺卓異薦當徵而分宜父子竊國乘
諸徵者多其客也人或風公是不可用幣乎公謝曰
吾知有天子法耳次者知有身不欲糜之權門未幾
而嚴氏敗公就徵拜監察御史巡城首論罷一兵馬
指揮之墨者清鋪役於中貴人無所徇諸餉遺筭器
食亦不納尋按視通州儲定國公橫縱其下肉通入
公據實論奪其任豪右屏息公又刺得大司徒奸利

事論之大司徒方得上意又與左右嬖近交關得不
治公之按通州也廩肉不以煩縣官卽孔道鮮所交
際積之得千金以助城通諸所定約束如存給羨餘
更番運官裁損漕厨著爲甲令至今稱之故海忠介
公爲郎時以直諫觸上怒下獄論死公具草欲救
之而海公得長繫乃不果上或有索視其草者公曰
已焚矣夫人臣而敢市名於上然竟以鬱邑不得志
謝病歸公歸侍太公膳畢手一卷自適里中不知有
張御史而其在臺日當過錦衣緹帥所相囚公欲修
弘治間故事繇中門入緹帥格不聽因相與詰難甚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九

苦至是以他事中公而定國公大司徒之黨復孽之
用大察外調得臨清州判官公不以遷客自居遂濠
治獄事先僚吏而辦甫四月通判廣信府屬守缺公
復行守事請讞益精明諸曹敝叢括剔殆盡吏民畏
懷若一口嘗迎太公之任養而病痢頗欲郡之人相
與禱於祠曰卽不幸太公去公公去我矣且夕呼走
若狂太公愈乃已久之公竟遷同知撫州府郡人復
呼走曰公秩當同守胡不同守我郡擁公輿枳不得
發撫多盜剽殺無虛夕而公職干陬屬獻歲守以下
有臺謁而留公司後公乃悉籍諸豪之捕盜者名召

而喻之曰與若曹約日一人直我有盜警立杖殺汝
矣豪叩頭曰民安能禁盜能致盜魁或得小寧耳公
領而遣之無何果縛一魁曰湯青者公考得其狀馳
至其居發所藏訾財以巨萬計犛牛尾冒首至三百
餘它物稱是悉沒入官而斃之獄盜爲衰止出領崇
仁縣事崇仁地險而瘠其俗易縣官而難公賦公至
懲其不率者戶所縱舍度民已知畏乃以寬輔之立
櫃使民得自投賦金吏無所輕重賦者與之期不輕
屬里胥民不受里胥擾里胥亦不代受民杖以是稱
兩便無逋賦矣公又善形家言開邑門以便出入通
舟州山續稿

卷之二十九

五

豐宮使無絕科第諸生朝朔望課講詳至崇仁民愛
之深於令尋以太公喪歸壽八十七矣而公孺子之
慕不衰道拜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公旣歸苦塊一
室自爲啓閉不宿侍人亦絕不入內服除補南駕部
甫一月而遷南選部郎中選部無事獨考撥官吏而
已公持法嚴於狗請無所納間與其僚約爲會務守
故尚書吳公嶽法行之一切費爲省得司之美若
于縉以繕官舍曰吾不忍後至者之露處也尋出知
吉安府公故長治吏而連宦信撫皆與吉隣壤習其
土風民俗又能精心行之而以清白爲主食不再簋

一肉而已又時間之以蔬盡室而食日費不能百錢而皆取之俸居恒謂極寒不資官中一鑪炭極渴不資官中一杯水執庫役者共手而已不能有所乾沒九邑之長吏進見凜然若奉神君公和顏以安之與談官中事宜民間樂苦所當創革者如課農桑覈丁賦之類皆使悉其見授指而後行之蓋邑真一張使君也於法比尤精兩造庭質不片語立決然於大辟尤審慎不苟曰人生死籍此而判何可以騁吾敏邑有擬八人戍者公為辨釋其半曰法如是足也獄上臺謂守當欲盡釋之難邑體耳更為釋二人人謂公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九

六

之半辨者當屬邑疫大作公選醫授方而治之全活甚衆每以朔望行學宮召對諸生課硯之後與談說身心性命近裏着己之學肫肫如也時東越致良知之旨遍天下於吉尤甚而鄉先達羅文莊公敏順獨守紫陽之傳以與之角公乃取紫陽先生年譜文莊困知記梓之學宮亡論所得深淺其欲導士於實學正行毋為過高之意切矣宅如移永豐學建永新忠節祠可以振勵士風者皆公倡其官帥為之而至修城復隍增鎗樓堞祠宇之類非公所規畫弗稱也吉故多賢士大夫公於其尤著者以蓋公之禮禮之次

亦過從請益不倦賢士大夫亦爭翕然歸公公於嫉
惡斤斤不可解吉水令得罪於其民深公欲去之而
令他有所憑藉不能勝於是公凡九薦矣今亦嘗三
薦臺使者為之兩劄劄以解公益憤恚乞休不待報
事聞以例奪官始公之欲歸父老率其民遮雉門以
留泣且絮公好謂之我安忍舍父老即歸我且待命
耳及公發而後知之奔波馳至江潯誦而哭曰公食
言公乃舍我既而曰天乎何怙我者去而魚肉我者
留也今亦坐譴而公歸絕口不言官中事角巾野服
徒步阡陌間與野父校晴雨諧桑麻微時老書生過

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九

七

從壺漿蔬食相與共之後進以經術請者善誘無倦
郡邑守令干旄叩廬公亦不恒拒見必以創革大計
披肝腑語之它不及也念太公已矣獨兄撫之在為
入賞得官籍太醫所以事之幾如太公寒暄饑渴勤
撫若嬰兒而莊不衰久之柄地易公以詔恩復冠帶
臺省尉薦籍籍而杭州之命下矣杭故要省省其民
雜五方而居爭務為滛侈而又新中兵變驚氣勃勃
公以信義結之以禮整齊之而又不率乃稍用威毋
不帖服者早且久公齋心請於神神告之期至期果
澍應乃新其祠而為文以紀公故在吉嘗禱雨立澍

應邑人爲建時雨樓於學宮於是人咸疑公生而神若李蜀郡永彼束皙而下勿論也公以日三春請臺謁客見士民甲夜讞訟內夜閱牘不告疲而其精已內銷矣尋進其省按察副使飭溫處兵備處公司理所治也公旣喜得故地其地之人復大喜得公方有所施設而公病矣公行部道不受供張水行不設傷警舟嘗以六月過省喝甚飲田間汗邪水而舟過一旋渦幾覆無傷舟可援遂病痢寢劇蓋抵家而屬續余弟敬美與王學士元馭視之以手屬太醫君而瞑時甲申之九月二十也距其生戊子得壽五十七而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十九

八

已公凡一爲監司二典郡一丞一倅一司理皆在江浙間所至有惠利之政其人皆能言之而於吉尤久嘗之吉道經信撫二郡郡之人送迎至傾郭望而謹曰公壯無恙乎至有泣者吉之人旣不能留公相率爲七尺碑謁朱子司空衡文而勒之其卒也奉至於名宦祠又爲特祠而又三歲吾州亦奉公鄉賢祠雖古所稱召信臣元結鮮于侁何以加焉嗚呼公不爲不壽矣公性類寬緩而勇義若不及言承張大猷卒其婦妬晚而妾舉一子甫三歲妾死子遂流落民家公司知之爲置媵保以歸張長寧今沈盡室死沈之

臺受計亦死僅所從一孫在公悉為治棺而歸之且以孤孫托有司使護持焉杭有天台令死於官不能歸其家流寓杭一女孫甫髫而落僧手為伎家女公聞泣然流涕贖以歸之俾擇良而嫁其家居也同年杞令龔起鳳以廉死不成殮公倡吾弟懋與元馭哀金而殮且葬之買墓田以共歲時祀有桂老者蒙時師也一子飄泊不能家公物色得之割帑以為衣食居恒念嚮者非周倅何以有茲日歲時寓書幣問遺不絕外家墓出入道一豪所豪故耕而絕之公初第時以厚價請贖豪不許且語侵公未幾其人死家廢

公乃倍價以授其妻而後許偶以事抵州其妻方以責逋賦纍纍望公愧避匿公知之曰而幸遇我何自避匿問逋幾何悉為償而釋之人謂公貧歲入不足供糗盛其為義視官中當益難也公規矩天就恂恂方之內而余時游於其外又多官謫跡亦若落落者然至與余語輒恍然自失其守杭與其僚喻君邦相相語謂王君天下士也柰何偃蹇朝恩而躄丘壑邦相為余恒說之嗟夫以邦相狀而誌銘公之墓何能辭於公之子公始娶朱宜人無子繼娶劉宜人始舉二子長際陽娶曹繼娶許補州博士弟子次賡陽

出後於太醫君娶呂女一適唐謙孫一際陽出也聘
高葬在鹽鉄塘東祖塋西之新阡
銘曰不雕其方不漓其天不以霜雪勝其陽暄其於
儒也得宋之半而於循吏也幾漢之全然所謂半者
尚能出鄉先生之社而窺孔氏之兩廡薦其醇真以
從閩洛武者耶噫微張公吾其疇與

中順大夫杭州守初菴方先生墓志銘

方先生者諱揚字思善其先河南人也徙而丹陽又
徙而鑑湖又徙而白雲源最後徙歛定爲歛之羅田
人有居貞先生社昌者學行淵茂嘗以義折程學士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十九

十

敏政學士改容遜謝之人兩稱焉先生之大王父也
有二子仲曰景英公以禮讓稱景英子曰從本是爲
封大夫公先生之父也質有其仁矣娶黃宜人隣母
夢有龍祥而舉先生先生生端嶷異凡子其少從塾
師卽以莊見憚不敢兒子蓄之塾中兒見先生輒恍
然自失歛故朱文公元晦產地也先生入其祠俯仰
久之則隱然有俎豆其間意矣九歲喪王父哭之毀
十四試于有司或風其以它道進者先生怫然曰胡
爲乎始進而遽弃我又明年娶於洪是爲洪宜人其
年喪王母吳毀加于王父又三年黃宜人卒先生躋

踊痛哭不欲生也念益大夫公悲強啜粥修容而進
之又念大夫公鯁處既離苦即以一束草卧公牀下
伺寢息夜分淚涔涔漬東草濕矣封大夫不憚強之
還室先生固謝不敢至服除猶未已大夫公乃為置
媵以絕之而後室處也先生工屬文必匠心而證之
理一洗剽襲之陋而尤邃經術雖類受舉子制然不
求筭合既出入諸子百家汎濶久之始一歸之聖學
作座右銘以自警人謂訂頑所未論賢於崔子王遠
矣於鄉則多舍黃山於金陵則舍靈谷時獨往山水
間曰吾欲以占吾趣之合也既不利於試人以搖先
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十九

十一

生先生不顧尋再試而再冠諸弟子遂連舉高第謂
可以蹇搖者口先生亦不顧既除官得知陝州陝以
三面奉容其民皆歲不任徵獨有餘力於訟先生至
則首繩大猾一人以警之與僚佐約常祿外以一錢
入者公議不相假次約胥吏以一錢入者公法不汝
貸咸肅然奉行履畝均賦剔其隱蔽積穀以常平法
行之歲不虞儉矣飭郵傳毋困客亦毋使客困其三
諸以農時訟者法毋赦置保甲毋匿奸毋縱竊樹枳
於途溝其表以禦騎而剽者諸所厝設皆故循吏規
獨先生能精意行之不倦陝用是大治故有召伯祠

先生以月朔躬謁出憇庭樹下州人耳相語召伯遠
矣吾不悉何狀此方公棠也前是博士諸生之不獲
與計偕者七矣先生試其文樸而野不中程乃示之
結撰時時行學官於講析詳至而又習形家言以州
苦乏水有故道不易復復之度非數萬緡不可先生
按行險易出藏粟以食饑民使共畚鍤而倡其饒者
俾以私錙助費可數千緡而渠復水迤邐環學官是
歲有預計偕者創書院名之曰復初祠周張二程朱
陸以往九先生及明薛文清公聚書萬卷使諸生
讀之曰而曹毋厘厯科第自此而上大有事也甫三
歲而九騰薦書以最上大夫公始封而又久之始遷
爲南京戶部廣東司員外郎進貴州司郎中遇詔
恩實爲郎中而大夫公亦從進階先生自喜曹事簡
得益肆力於學傷及左國莊屈兩司馬先秦西京建
安大曆之書汰取其精華而涵咀之以故發而爲詩
文咸燁燁有聲實與閩方沆子及並稱矣而先生意
小之不欲名其家言以斯道爲己任其學以求放心
爲要立靜立極觀變時行其大指也屬同舍郎王者
挾故相之鄉人險而貪當大察考功郎微得其奸私
狀欲發之以先生一言而解其人不知也嘗焉其郡

没入田若干頃度且敗陽爲義役而清先生文以蓋之先生謝不閒恨甚遂上疏誣先生闌出庫金而以它口語故波及子及故相猶難之曰得無謂黃門淫哉而王郎者以其私人從更不已於是三人并示譴而先生得知隨州了無恨色第謝子及曰微揚之無良何以累吾子子及笑曰脫不相累沉爲不如子也且沉亦自失王郎意始先生以陝守入覲當元且而朝士有朱其履者三爲典儀所糾因及先生下詔獄先生實不朱履也坐奪俸而典儀者故家陝而橫先生嘗持法裁之以是中先生先生了不辨亦不復言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十九

十三

其人其長厚類若此治隨猶陝也屬有城城之役先生艱畫一而身與吏士分功不日而畢甫六月當入覲貸於親知得錢二百緡始成行明年誣大白遂同知嘉興府故有蔣伯良者大盜主也而主諸貴豪急之則烏竄緩之則緩頰以解先生廉得其實陽以它事召立杖殺之郡人懽呼至傾里曰吾曹始帖席寢矣丞職詰盜有所捕獲則以贓引子錢家先生乃藉子錢家月更一人直與捕者偕往自是子錢家不受引又嘗奉部使者劉監稽免卒糧艘先生嚴其格令卒銜板魚貫以進受粟於肩比至舟無一譁者糧

皆取衡先生不至爲卒侵牟矣卒以無所利乃故損艘粟之實而益之稅誣先生於戶部謂私其民而以稅苦我羣譟於肺石部爲下使者覈咸直先生而坐卒以誣先生佐郡如故嘗一視嘉善篆益作隄隄水不爲田害會省悍卒劫辱其大帥嘉禾之戍將應之公得其主謀者諭曰苟不平於若官當爲之平彼死道也而若以爲媿乎且彼主謀不蚤露故披猖至此今若露夫柰何相率從死卒叩首謝不敢乃已嘗以事夜行傍郡有尾先生舟者可十餘曹先生據案叱曰盜乎我嘉興方使君也盜羅拜曰吾曹固耳使君

名安忍犯之第前警多矣請以一艘驅五鼓復羅拜舍去曰慎之請使君毋夜行先生曰若慎之毋復爲盜也我夜遇汝汝能不犯我汝遇邏卒能舍汝乎先生以故資高一治理流聞超拜杭州守然而先生病矣病故得之勤學勤仕咯咯嘔血至是益甚然而益治事不言饒時悍卒事甫戢而黠者猶橫自若屢野亦洶洶先生拊循其瘼苦而稍諭以利害已漸約以禮杭且易觀會獻歲獄吏稍懈於飲食囚逸者二十四先生不動色而設方畧捕之干陬者懼其不利也曰太守寬或曰太守病不暇理先生一以自歸曰

病誠有之寬則吾心也太守當坐之一無所及俄而
因悉獲太守以贖論乃相率心服先生曰太守真長
者張司馬肖甫念杭事繁爲天下第一而先生之疾
無已時請以支郡之僻者卧而治之太宰嚴公素知
公曰移僻病無已將竟去之乎俾予告歸里以痊可
赴部更補外臣之得歸里治疾自先生始也先生在
嘉興時嘗著正大和平四箴語語精切多不載又按
行海鹽進諸生語顏苦孔之卓喟然曰仰鑽且瞻者
妄念也故無得欲從末由者真境也故與幾道固未
始涉對待而功固未始涉觀聞也諸生勉之鄒魯豈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十九

十五

更駕哉由斯而已歸一月悴甚命衣冠召其子時化
曰化而來前過化存神者吾所以安身立命之道也
過而不化神將焉存神之不存同流安有勗之宿塵
習塵事塵理塵一不化難與幾矣我所謂用力於仁
而不足者也雖然我可以見夫子矣又微語曰毋使
大夫公傷於志旣大夫公撫之而哭則張目端拱而
瞑時萬曆十一年之癸未三月哉生明也得年僅四
十有四而已先生孝友潔廉再從兄忠卒有二孺子
先生馳自秣陵奔而且及歛也拊棺大慟曰吾不母
而寡子而孤者有如此棺尸若盱目而屬者已乃瞑

先生所以撫之不食言而後忠子時敏夭乃大慟曰
天乎吾無所伸吾誓矣厚葬之如忠而益撫其仲如
時敏其事大夫公已見前獨其宦南京而大夫公來
行舍覩其壁立曰吾聞夫善宦者家於宦間而宦大
夫也而胡以貧也先生拱而對曰天厚吾門五世而
不墮儒業何藉宦也且揚之憂在不德不在貧語未
畢而大夫公曰如而言我不難故我生平鮮所悅于
南京悅焦弱侯於浙悅宋以德袁儀卿其宅與鄉人
處望望然若將免已者以故所還往甚寡然不能以
月且下先生先生卒之明年冬而時化來吾州奉先

生之族孫侍御君萬山草行狀所自著年譜來求志
銘其墓時余方徙處東海之濱樹棘而環之以筆研
爲戒時化怏怏返遂請汪司馬伯玉爲傳而仍虛其
志銘今年秋九月余游白下而時化來言曰非公不
足以當吾父非吾父不足當公敢徼伯王之惠以請
余辭曰余雕虫之技也焉能爲賢者重時化固請曰
龍門之傳老子孟氏也蘭臺之傳楊雄也子何讓焉
且不孝之斲石於窀穸者五閱寒暑矣不爾何以見
先子地下余悲而許之譜之文逾萬言甚爾雅余不
能悉采其大者

銘曰立德兮美善之中噫脩辭兮揚馬之風噫功久
今以治郡終噫孝養兮不克厥終噫賦之資兮忌其
豐噫予之志兮不竟其充噫欲以余傳兮僅雕垂噫
累封奉直大夫禮部精膳員外郎思吾支公暨

配李宜人合葬志銘

當思吾公之猶在諸生也與其子今學憲君試俱有
名然公七戰而七不利學憲六戰於澤宮於南宮而
再利遂以其官再封思吾公當是時學憲數更禮部
諸曹郎及視嶺左學俱著聲實而思吾公貴於鄉引
誼行德朝之士與鄉人交稱公父子爲賢人長者其
矣州人續稿卷之百十九
十七
習思吾公者曰非公何以有學憲習學憲者曰非學
憲何以成公益學憲自嶺右移疾歸奉思吾公思吾
公甚健甘七箸亡何學憲之疾愈而公病矣公之病
學憲侍湯藥唯謹其卒也學憲治含斂逾謹而前是
二十有五年公之配李宜人卒而方居約尚藁葬公
傷之爲廢不置配而室徐女學憲以膳部郎始具禮
歸李宜人于祖塋之次而其宦嶺右日夢宜人輦感
而稱不寧宇自是凡三夢學憲心爲折及歸與善堪
與家言者偕詣而試之其語與夢合學憲益大悲駭
故及公之卒復偕其人擇地去葬所僅數武而得吉

壤乃卜以季冬葬思吾公而啓孺人之兆合焉而屬志銘於世貞世貞故識公而善學憲且謂公之逝於學憲手也與李宜人之得今徙也其孝誠皆天感故不辭而志之按狀支之先自后稷漢有邵陽侯者以戰功顯始有支姓至三國時有三支俱散處多顯而在吳者郡從事琮起家貢士有至行人稱爲支孝子有三男其少者曰祥始定居崑山之大虞浦所謂支巷者也世世受經術然不能大融顯至東湖公栢者娶於某亦有三男公其長也諱良知字日新後署其號曰思吾於良知之指深矣公生而穎敏當髫髻時已高視雅步不與常見伍稍長即能屬文父撫而異之曰誰當爲配者貞義里人李處士祐與父善又最奇公遂以愛女字之是爲李宜人宜人長於公四歲處士不謂非偶當其女時則以賢明聞公年十六而父卒有二孤稚在宜人來歸時已二十矣屬家婁中役至挫而又遭大喪孺人與公竭力襄事猶不給則相與轉徙依外家以活於是公之所受業盡矣而性又嗜讀書不復能究精風土齊民之術家乘一以付孺人孺人用始顯公嘗念其仲良能當授室矣而不能備羔鴈悽然而歎孺人意覺之曰君有弟而鰥之

安用妾爲陰輟中篝之裝以從良能始有室而以賢
歸宜人宜人又能先衆傭工作恒至夜紡績不休或
勞之曰欲矣宜人曰吾而避欲誰不佚者至積織累
微以資公於學不使公有內顧憂皆宜人人力也公既
學成試爲博士弟子恒冠諸生每屬筆滾滾千餘言
不竭然皆有理趣不爲譚辭以是受業者衆戶屢恒
蒲諸生得公指授多去爲聞人或至貴而君故布素
自如也然用是得少資宜人於家公舉學憲甚蚤然
自是不復舉學憲資甚敏而公教之嚴甚至不廢檟
楚曰吾終不以一子之故而蔽吾明宜人愛學憲
可知也亦終不以愛克嚴以故學憲之事二尊人若
神君左繩右矩潔修其志行而後敢稱子公既以子
貴意稍發舒欲贖其先所弃產多假貸以償以故橐
空空然然至於爲守令居間及豪奪巧攘之計絕不
爲也公以外氏恩未酬又宜人早逝不及逮學憲貴
內傷之爲撫李孤而扞其內外侮以有成立乃曰吾
今始可以見處士公地下公貌溫勁賦性澹宕無城
府解人之紛取片言斷赴人之急甚於己故貴而望
實益重無絲髮之譏以累月且其卒也搢紳哭于市
士女嗟於巷非獨用學憲重也公有所以致之矣公

得年六十有六宜人僅四十有七耳學憲名可大始娶周氏亦早卒贈宜人繼朱封宜人女二長適姚時獻李宜人出也次適王甘節徐出也孫男一一本娶王氏孫女四適太學生劉儁宋之偉馮嘉會朱出也一字陳某曾孫二長茂春次長曾孫女二字周本正一未字

銘曰有子於此毋食其名而父食其榮生之日有涯而死無涯如其食名曷有既耶是爲支大夫李宜人之歸而余銘與依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十九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十九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志銘

故處士小魯許公墓志銘

余宦浙而得蕭山許令承周令白督美姿容善舉止其政術爲浙東守令冠而無何隣邑子之無賴者陳以使事枉道過蕭山縱暴郵傳間令捕剪其爪翼弗聽去遂至互爲訐坐俱免當是時縉紳先生無不快陳而惜令之俱免令獨怡然奉太夫人歸里蓋二十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

年矣太夫人之養日益備而令之名不挫其意日亦自憚顧時時有所慨而歎且泣曰天厚我使我得長共養太夫人第如我先府君何蓋令之父小魯君蚤弃君不及以祿養而令又蚤罷官不獲以一命之服爲君榮且也始謀葬而貧離貧矣卜吉壤不兆宜許君之歎而且泣也萬曆之戊子秋君以書幣使其子某來懇曰今者得吉壤在綽山陽城湖之間卜而兆葬有日矣思所以爲親計者窮矣意必藉吾子之一言而後不朽哉予故習令而又憫其誠乃按君之狀爲志志曰君之先四岳後徙東南爲崑山名族而中

微牒燬於火至君之大王父村王父梟皆以力田致饒嘗構堂可坐百客而傍有棗樹高數丈遠近望而異之所謂大棗許家者也已而復挫產父鵬以少子出贅於周生君君遂從周姓諱道東字子行生而沈敏強記十二能爲舉子業尋以父亡奪之依其外家以長補邑從事非其好也去之耕於野君故明汜勝王氏書而又有天幸恒得歲斥買傍產漸裕矣然居恒邑邑不自得曰世困農不克以儒顯吾幾得之而奪之天平而會承周少穎乃課之讀書僅弱冠三試於郡邑及學使者皆第一然君已病矣謂其母張夫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二十

二

人曰成吾志者此兒也何渠能使我見之張夫人與承周泣數行下不能仰視已而君竟卒得年四十有四君爲人孝友篤誠明理暢事尤敦誼信不寢然諾當其父之死於贅也念外王父無它子而鞠育君於稚時曰微外氏我何以有今日且吾王父母幸有諸父在善其終矣故竭甘醴之奉於外王父及歿而爲之冢坐歲時享祀不輟至終身冒周姓而謂令君曰君不可不復也雖然毋遽剪吾外氏名之曰承周以志不忘及其晚節始備伏臘蒸祀之禮於家三世稱質文矣事寡母尤以孝聞伯兄仁厄於徭君謂不易

丈也促令君白之邑而免之已謂其老無子捐少子
之在襁者爲之子而借以周卹之良備又嘗計脫其
舅氏於監鹽遽然推德不任也中表有鄉貢士任生
者苦貧不能具鮮衣君得一衣未御輟以服之少嘗
過趙丈人留君飯而忘戒飭內饋君不懌辭歸丈人
產晚落窶行過君君爲數具美食且資其妻子曰推
吾所以不懌意也盛生避讐之宅邑而寓橐於君直
可千金久之不聞問咸謂死矣忽以夜間歸過君不
敢言橐事君飯而返之封識宛然有與君友而蠶食
官庾者君力勸沮之反覆甚苦其人怒去後事敗論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二十

三

戎家盡破歎曰吾負許君吾負許君其行事類如此
善尺牘尤工署書歲暮來求門署者屢嘗蒲君應之
不厭故君雖隱閭閻若委瑣也而名籍籍娶張夫人
精勤有大節其居發訓方得古賢毋風子二長即令
君不獲展於用乃文行蕭然矣次承喆即出後於弟
者不及壯以死孫男四旋吉娶聞獻吉娶李爲郡邑
諸生觀吉聘孫太學生令君出也慕吉承喆之頌某
遺腹孤也曾孫女若干人令君則又謂柳柳州嘗表
其父墓而言身不謹先君教以陷大禍不克成先君
之寵贈以爲罪惡世無所容不肖不敢望柳州其不

幸奚啻過之傷哉語也雖然當柳州之生時有昌黎在而不寄以不朽僅以身後屬昌黎視令君不如遠銘曰報不必身于其子孫顯不必位乃以微言君之所謂奇者弢而其贏者長存噫其又何怨吁

樂田高翁暨配李太孺人合葬志銘

樂田公卒以萬曆己卯也是時令君猶在公車云蓋卜葬於獲嘉之郭南而未有志也又七年而爲丙戌而令君始成進士釋褐除之蕭縣而公之發李太孺人寔從養其以任劇調上海則復從僅兩月而令君仁聲隆隆起乃太孺人屬疾卒太孺人之疾也邑人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十

四

靡不狂走問醫禱曰天乎毋以太母故奪吾父既而聞孺人卒則又狂走唁令君曰天乎竟奪吾父矣雖然何以慰吾父也令君謝曰孤不天不獲以身爲太孺人代又不獲竭方寸而拯若曹於溝壑孤恨不卽蓐蝼蟻何所溷父老爲也則固請曰必有以慰吾父令君乃泣稽顙曰傷哉貧也我先公之窆也蓋有石而無志今者歸必啓先公之兆而合焉意且微惠長者之一言以不朽地下乎哉則又問何之曰吳郡有王司馬者其人也而未有素也邑之賢貴入學憲潘先生允端曰吾女女司馬子司馬今在金陵於是學

憲公任樂田公與太孺人之狀以書介紹不佞貞令
君布幣而踵言其後曰國有禁不敢以不祥之服點
都門唯足下憐之余不能辭潘先生且以先生習知
令君以令君知公與太孺人故按狀而志曰公姓高
氏諱魁字某樂田其別號也高之先故廬江人洪武
初諱大者戍寧田衛移屯於獲嘉遂家焉王父璽玄
父璽娶於劉而生公公生而樸茂不事雕飾爲文采
忠信愿恪與物毋迕顧其中井井如也世居約有瘠
田畝可二百而耕恒不及歲役故侵之廼廢箸轉徙
貸富人田強自力稍稍得歲而父璽毋劉皆已老徒
矣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二十

手仰公食賴授室而得太孺人以儉勤佐公意毋論
時時羞甘毳卽褐博粥蔬暄飽無後時二尊人安之
若登春臺也旣皆以壽考終後先皆以毀瘠勝然至
含葬皆成禮伏臆祀享悲聲動閭左人人稱高氏孝
子孝婦矣公旣以至行得里中聲而黠豪心妬之故
踣公門而詈甚口欲挑爲鬪端公遜弗應異日猶身
詣謝之豪故張具欲以嘗公公竟酒食無異居恒
豪乃內愧折節請交矣衛帥驚而貪所部無免者獨
跡公過不得公恒言七尺吾受之父母奈何輕擲之
公庭也故終其身無郡邑逮太孺人與公俱難子過

壯始舉令君而又少賴愛之甚既而心異之曰家世
隱約亡顯者是子也奇殆不類常見安忍弃之農乎
而會村居無博士師有王生者館於中表劉氏去家
三十里而遙俾令君負笈從公時徒步往往質王生
曰兒子業進乎進矣歸與太孺人相對語而喜可知
也久之令君補博士弟子尋餼學宮間與諸社友爲
文字會公必課酒炙以供簪珥之屬太孺人首無幾
時也令君奉詔推擇升太學得疾燕中邸公馳而挾
之歸悉帑以事醫藥既起而尚有憂色曰兒吾身也
亡何令君舉於鄉夫郡以例優予公冠帶公乃大喜
矣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

六

曰吾居恒覩冠帶者以爲非人間人而遽及我耶第
一御之不時御也獲嘉令以公德而著賓之鄉飲公
逡巡謝弗就曰一田父奈何用兒子故遂與邑大夫
周旋其退讓如此於是令君再上公車不利意邑邑
不樂公笑曰田家得博士弟子固幸何元餼而陞太
學又何况策名鄉書且若不見獲嘉令榮業且得之
第懼不稱耳旣而屬疾且革令君哭而請遺言公曰
我何恨所不盡釋然者而未育子女勉之爲善而已
公素好二氏言晚而益篤長齋斷魚肉與人語及殘
殺輒掩耳不欲聞若報應因果孜孜乎其味之也太

孺人之識與公敵偶其奉佛尤專精乃其急姻族寬
施予有所旬乞未嘗以帑耻辭聞以內外合轍也太
孺人後公八年而始捐館則覩令君成進士輿從京
師之蕭之上海養皆以祿視公大徑庭矣而太孺人
所以訓戒勗勵廩廩有古賢母風病肯以令君療之
明病下見令君輒解最後病甚不可爲與令君訣大
約如公語而加詳且曰吾幸有兒誰爲兒兒者今而
後勿急躁下勿輕任怒勉之語絕而瞑嗟乎公與太
孺人臨絕之歎可悲也已雖然吾聞活千人者必有
後夫令最親人者也令君令蕭蕭治令上海僅二月
矣州人續稿

卷之一百二十

七

耳而又治又俱儉歲所全活何啻千人也且也其令
當未已所全活尤未已也何虞於無後令君名進孝
公之生以正德癸酉得年六十七太孺人生以丙子
得年七十三

銘曰二老人其即安於斯逝者穴而存者穀樹穀務
滋穰穰孫枝乎而胡憾之遺乎而

太學生五齋徐公配陸孺人合葬志銘

徐之先以醫著也蓋晉有濮陽太守熙者得神鏡經
能立起人死屢傳宋齊時益著且貴而至後宋之紹
興中復以醫著始自汴徙嘉興已轉徙華亭遂爲華

亭人宣德中有院使公樞貴至侍從 賜金紫然終
宦不離醫於是益大著而其後稍稍易醫而儒迨公
之父南陽公濟始舉鄉薦再教授大府又迨公而儒
道益著南陽公有丈夫子三公其季也生而穎異稍
能屬文有雋聲上海陸翁者起家歲薦以貴雄里而
僅有一女是曰陸孺人孺人生而有女德父母絕憐
愛之曰非名貴而才者吾不之婿也既得公大喜曰
女有歸矣已而曰吾夫婦有子美公遂贅於陸鮮衣
甘食遊行傾里中兒甚適也已補諸生遂又以文高
諸生久之陸翁夫婦相繼死公與陸孺人哭之哀喪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 八

葬感庀而陸之族有利其產者謀以訟搖公公笑曰
吾視吾贅直贅耳男子七尺豈藉婦而立者委之返
華亭以久試諸生不利悉橐而游太學西京馬文莊
公汝驥爲祭酒試公文而賞異之公以是氣益發舒
悉與其豪長者虎林方九叙新安汪文錫維揚史起
蟄兄弟遊公故善酒而又善詩又善擘窠大書乞書
者戶屢長蒲公與之飲醉擊鮮亡間斯夕用是名曰
加益而帑日損休沐里居避倭亂之吳興鬱鬱不得
志時有子益孫少敏撫而歎曰若知皇考之所以名
若者乎努力毋以吾爲望嘗咏一絕句悲愴婉切聽

者私怪之一日戒益孫毋之外傳趣客與談若訣者
客去面壁西向而逝當是時太夫人尚在堂益孫僅
十歲耳陸孺人之欲爲公死數矣而不忍於存者勉
強扶携其老稚與喪還里中既葬婦女於彭太學汝
讓公既無所遺孺人竭心力而終始大計上以共太
夫人而下以誨益孫若忘亡者益孫固敏第不能無
少年美孺人欲笞之懼太夫人聞而傷其心乃跪數
之曰吾所以忍死爲若耳今乃爾我何以生爲當從
汝父地下一慟而絕久之始蘇益孫自是皇恐折節
砥礪經術十七試諸生異等諸生習其文皆儁而益

孫顧不得一第至以例游太學又工古文辭今許少
傅張宗伯爲祭酒司業大賞異之益孫所教授弟子
束脩及贄文有餘潤悉以供肥髡而聞不給則藜藿
叅焉孺人甘之如肥髡也乃其從女真曇陽師所聞
西方教則一意奉佛茹素愈易共矣晚而善忘若嬰
兒獨嚮信西方凡六載如一日俄病徬卒益孫既小
祥乃痛哭曰不孝所以刺促塲屋者冀得升斗之祿
以奉吾母而已且吾安能獨嚮祿嚙太學符繡棄之
示不復出或怪之曰是夫也不思以一命榮地下乎
哉或曰彼殆有所慕於曇陽子之道也太倉有王

元馭元美二先生者先後稱疾有隱名故願一從之而今者元馭拜相元美亦出副留鑰矣得無悔乎哉嗟夫是非能得益孫之所為益孫者彼其痛哭而嚙繻也天真之至也而何所用擬議也且今三吳之賢士大夫少不知有益孫有司至欲采其行以請者因而知有徐公陸孺人足矣公之年僅四十五而孺人年乃七十六有子一即益孫女即適汝讓者孫男二一士晉聘索一士觀聘朱女二一嫁彭維昕一嫁方春榮狀其事者唐狀元文獻志而銘之者則世貞也銘曰父食母之力而毋食子之志又皆以子之名貴矣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十一

而行其是而已

申玉田先生墓志銘

吳江有申先生者名德君子也為諸生籍籍名場而竟以韋布終終之明歲戊子而其中表甥提學憲使顧君大典私謚之學宮曰貞靖而手次其行誼至七月而其子諸生五常奉以謁余曰敢藉手子之一言以為地下光余謝不敏因讀顧君之狀稱先生孝而徵者五弟慈而徵者四它樂施而不名急人而不責償徵者亦可數然於謚法清白守節寬樂令終無當

也且夫私謚非古也列國而漢始有之若黔婁之康
太丘之文範是也然而張子厚卒門人以私謚請於
程正叔弗許也其言核而信敢以辭諸三常而題其
志銘之石曰申先生之墓申之先自四岳也唐開元
中有進士泰芝者凡數十傳而爲吳江州判官順遂
家吳江爲其邑人又數傳而爲明錦衣經歷廣生按
察僉事惠惠生貢士誠娶顧別駕望女生先生而天
繼娶索比部龔女毋先生顧之天也先生僅三周月
乳媪指襁中戶而示之卽啼哭以爲驚也暮携之殯
所復啼他日携之殯所又復啼視其淚盈盈溢于眶

矣貢士公乃大異之名之曰孝及長而字之曰子純
先生少負才穎以經生業著又工尺一按察公凡有
疏記酬往必以屬先生逾于自構歎曰兒鳳毛也十
六補邑諸生試輒高等明年僉事公卒先生從貢士
公墨而毀粥者三年又代治樵里村墓毒暑分版築
赤日中無倦色貢士公之于喪葬得成於其易戚者
皆先生相之也貢士公性嚴重嗃嗃于家而先生獨
婉容屏氣先其意而逆之最得公懽公嘗病疽背欲
醫禱殫矣計唯有吮其毒盡或可生先生飲泣而吮
之其毒出於背而入於腹遂昏死家人哭相悔死者

未必生生者死矣先生夢若帝語之曰以而故賜而
父生飲之青冰矍然蘇嘔穢血敗肉數升遂與貢士
公俱起矣貢士公撫之曰而不負而名吾不負名而
也公起之又二十二年者而病嘔血先生不釋衣侍
者周歲其醫禱精專有加每承血於盆卽茹之不忍
弃也然卒不起而王大母吳宜人九十矣尚無恙先
生旦夕慟於殯幾絕而以間強盥擲脩容而入慰吳
宜人周視其七箸乃出出則毀如故蓋三年一日也
吳宜人歎而呼曰孝來果不負而名於是吳宜人亦
卒矣先生不以壽考殺哀欲舉兩喪葬以貧故弗克
乃痛自抑損簾布单衣蔬食爲恒曰余敢忘余誅畢
葬而後稍稍復也移所以養大母者養後母袁素每
見先生輒忻然恣其非已出也先生所以娛悅之者
百方既晚歲畏喧而避薄輕身徙梨花堰而留其子
五常等共奉素然旬日必一朝飲食甘果迭進猶依
依孺子慕也蓋邑之人皆稱先生不負其名先生名
所謂孝者也里有誣先生之仲父殺人者仲父脫身
跳官係其婦吳宜人憂之甚食爲損先生挺身出白
之讐環睨莫能難也既白而仲父出就訊竟以其婦
俱免吳宜人始加餐先生又爲之資其裝橐之京謁

選得倅名州仲氏茂才小於先生十五年先生撫而教之若子然恐失母哀意不敢自處以父也怡怡白首無間矣先生故受母遺奩具後有女不以授之而以授索女之當嫁者曰吾女何敢先先君女再從兄學物遺其寡嫂孤女先生力期其寡擇壻得沈汝貞於貧而以女嫁之沈君後成進士女亦從貴所謂弟而慈者也先生之婦父曹守合州而倅中寇當坐軍正法獄甚急時蜀藩臬皆郡人而不能得其要領走之故知陳侍御所乞書爲居間立解曹君出尚不知自先生先生亦不自明也顧曾瑜者先生縮帶交也

坐誣殺人逮損家爲辨乃得已吳城迫水而門每漲輒病涉先生與李令遷梧筴必輿梁輿梁必藉石而後永李令曰筴之善第費可千金何所得之先生念溧陽史少卿際富而好行德當過邑袖書緩頰而說之史公爲心動發帑如先生指輿梁成邑人人謂先生勇於義能先人而後已又多緩急之累有貧者病者喪而不能治者急難者咸走趣先生所先生必悉資力而應之未嘗示難色所謂樂施而不名急人而不責償者也弇州生曰顧君之論述云爾蓋遲之五月所而徵諸邑人信顧君又謂先生風神潔峻辨說

揮霍蒲坐風生客至必酒酒行必醉晚居梨花堰東
與鶯脰湖接輕刀短屐唯意是師於古文必左國於
詩必杜於書必晉流譽江左其聲蔚然五常且哀而
粹之當亦不誣於乎俗末而漓矣有孝誼篤行如先
生者卽灑然一田叟余忍遺之而况顧君所稱彬彬
頽文者哉先生卒以丁亥距其生甲申春秋六十有
四始娶卽曹繼徐皆先生卒丈夫子三長卽五常
娶沈次五經娶陳繼徐次維岳娶黃皆能世其業而
五常維岳後先廩於庠女一適吳之萊孫男四曰瓊
錫五常出聘葉曰瑗錫維岳出口琦錫曰珍錫五經

會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

十四

出孫女六俱幼墓在某所

銘曰吳江之域有水秀而土豐者是爲申先生之幽
官不爵而崇其裔必隆

吳山陸君暨配高孺人合葬志銘

鄉進士陸化淳之魁於壬午也與兒騏蓋甲乙云又
六年而化淳之父吳山君卒苴杖而來謁余白下再
拜稽顙而泣曰父已矣且葬矣昔者吾母氏之弃孤
也蓋二十有四年葬也未及爲請志銘也茲將啓窆
而合焉敢徵惠於令子以二尊人之不朽托旣而曰
天平傷哉母氏之賢而天也於其歿知有化淳而已

父之才而身弗庸也則知化淳一公車士而已夫以區區一公車士而何以慰之地下念今之世能不朽死者唯先生而不忍於生者亦唯先生是故敢以志銘請以出其手撰事狀餘四千字蓋一字一淚也覈而詳麗而秉余何以辭按狀陸之先爲漢鬱林太守瑁其可知者元末有榮三公從其兄運使榮一公避亂相失竄於常熟之李墓已徙五渠遂爲常熟之五渠人四傳而爲庭璋能夫拓其產有子曰一舟君文落魄不問生計產以日挫至其子西江君龍則益挫然皆受儒儒不能自致通顯而西江君復能詩以詩

舟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二十

十五

自愉適與楊儀先相唱和楊先生世所稱作者君於西江君爲適長生而明頴五歲受書過目成誦又能知楷法稍長日記數千言尤好先秦諸子家語十四試於邑馮令所援筆立就馮令奇之且少之曰而姑歸進學以俟君大恚恨令實棄我而以好言誕我耶久之學使者下屬邑有能通春秋三禮者得徑就試君故治詩乃兼治禮不暮歲而以治禮稱里中高公甚賢其女而才君遂以女字焉是曰高孺人其後歸君孺人小於君六歲其才識性行不啻君配也君之學成而御史以事去君不獲試追之盡境而弗及

復大恚恨曰棄我者殆天也而寧詎人也遂束書縱
游吳閫爲市里俠擊毬較射倡飲不歸者累年間一
歸非久卽去父母故驕之莫能難也最後見孺人孺
人痛哭曰而自負之謂何而今若此且不念二尊人
予子晚暮乎嚙一指示之曰而不改行者吾視此身
猶指矣君感悟折節下帷習故業以情告西江君西
江君曰兒能爲張克乎未晚也携以見故瞿文懿公
景淳文懿猶在諸生讀君文曰可進也君請進贄文
懿曰若猶治詩乎曰治禮矣文懿笑曰若禮而我故
治詩何以稱子師謝去之君拂然曰吾後治詩易耳

雖然吾自有師胠篋出所束書習之而仍故業於詩
窮晝夜力無間嘔血不減止竟以詩補士弟子西江
君喜爲加餐君曰未也試必高等然至應天試輒不
利而會倭寇大作所過焚剽至君里君奉父母盡室
跳之湖上寇勢小緩君間行視丘壟而還則無所蹤
跡矣君念父母憂思久之疲極假寐夢黃衣者指而
曰去幾里某浦非而父母舟耶行求果得之人以爲
孝感事定問故居則已屬之爨矣君與高孺人謀買
傍丙舍數椽以居父母而身從館師聘稍有贏金以
資甘脆而一日龍忽起捲其丙舍與民居若掃西江

君故屬疾以驚故益甚殆不起高孺人馳之君館與俱歸道與謀曰殯殮直若干棺直若干君出囊金曰差足矣高孺人曰吾覩舅執夫而眈仲氏若有屬者何也得非謂仲氏尚未娶耶君曰柰之何孺人曰君第行貸妾當助之裝迎婦及門行禮西江公顧而恬然瞑矣君哀毀幾絕既與高孺人勉共力喪事而後哭謝曰微子幾使我先君目不瞑乃留高孺人侍毋而復僂行至館教授諸生日益進資日益寬而獨一毋徐孺人之供日益飭甘旨備矣顧化淳業已漸長謀爲置塾師時家指漸衆孺人謀躬督之勤績維課

耕作以其羨稍置傍畝微潤屋矣歲時問遺中表姻戚無失禮間有以緩急叩者不愛簪珥以應之於是孺人籍籍得聞左聲而以勞故病矣前是君念毋不官還省覲徐恒謂汝第畢汝職有婦在何憂至是君挾醫歸視孺人已不可起毋時亦困老病每哭起君晝以哭毋於堂而夜潄滯涕交頤以泣孺人於草土也蓋三載一日夫既葬除服忽不自得曰我所以竭精力而估俾者冀得一伸之於吾父母而更何冀哉會化淳已學成補博士弟子高等乃自顧曰

奈何與兒子輩爭少年技也却掃一室穿池其東悉
蒔蓮華環之以竹客至命酒不取豐而取辨竟日不
以嚮耻告也當孺人歿君意不忍復置婦顧米鹽漿
灸一切纖細皆屬之身乃始娶婦陳而少於君不能
遽有所寬時喟然曰李獻吉有言妻亡而後知余妻
也豈不悲哉始君之致婦於仲也寔自孺人孺人當
仲童時所以撫教之者百方蓋嘗毋事孺人夫及孺
人念其有童心也而時時進規則已不受規孺人猶
隱之乃以徐指割其居之半授仲器物儲特與均而
君自館起居毋徐畢必過仲與飲食而後入寢仲有

外費輒市其居君爲贖之以歸仲不使毋徐知也後
仲竟廢箸出宅徙輒迎之歸爲授粢凡再贖再授粢
至晚節竟仲卒不忍離也君既已絕意進取顧其課
督化淳益勤及餼於學宮乃微啓齒曰敏於我矣及
化淳獲雋周視其歌鹿鳴咏驪駒始快然曰先君生
而不得之我者我生得之若矣雖然猶大有事在於
是縱遊金陵諸山水已游吳中已游錢塘山水且徧
曰吾豈以明得意哉山水吾所夙尚不能出之口今
者以厭吾心耳君強少疾最後飲於郊中寒疾五日
而卒卒時殊了了四子環侍之而仲化熙時試於學

使者補博士弟子君猶頷之化淳聞得無有所痛苦
否曰無已而顧化淳曰汝在吾何言君性雄爽負氣
矻矻不可下然中實寬厚急人而不責報又嚴取予
有豪貴人利君故居者使蒼頭數輩故踰門訾欲以
爲訟端時君它出而高孺人如弗聞也君歸乃以實
告曰彼以強來君以好往彼尚可正折也君投刺豪
貴人坐上坐逆折之豪貴人面赤謝過不敢復利君
居矣顧其者君及門士也爲讐所困辱豐度顧懷亡
能爲而獨憚君夜籛金求解君叱之去卒以顧白郡
丞受中丞指督邑賦妄箠格諸生諸生噪而逐之中
丞盛怒廷詰諸生甚勵咸披靡不敢前公挺身出言
丞暴橫狀中丞度無可奈何則移色邑博士使扶之
君伏而曰博士威何如中丞中丞不能以非義詰諸
生博士乃能以非義禁諸生乎中丞爲屈而止少時
遊吳市中道有遺金俟其主而歸之其主泣謝願以
半酌君竟去弗顧嘗館於富人而驟災主人從燭
中倉皇携金寶授君君顧指兩童子置之書簾事定
俾主人自取曰毋汗吾手也其所行多類此君子曰
陸君奇男子也使以一第假之居安則拮据而稱事
遘難則慷慨以明節不亦磊磊落落哉高孺人明睿

女子也有樂羊梁鴻二婦風情皆不遇耳雖然有化
淳為之子而予為之志銘不可謂不遇矣君以嘉靖
甲申生壽六十四孺人僅三十六四子者長即化淳
娶周孺人出也次即化熙娶夏化冲娶瞿化光幼未
聘陳出也女一適高明時亦孺人出也孫男二秦徵
嘉徵俱化淳出孫女二尚幼葬在陸家灣祖塋之次
蓋君志也謂化淳毋以我離西江君

銘曰穀于室而歸於穴合二十年而離離二十四年
而復合合以茲辰其偕侍若先人以利若之子孫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二十

舟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二十

三十一

嘉文具山草日深丈二四四率至陸家灣且當之六
輒刺出步文一雖高肥執亦齋人山也齋畏二泰齋
嬰高齋入出也天唱并然嬰夏山也嬰齋出也心未
甲申生壽六十四齋入齋三十六四子者長即化淳
嘉徵之子而予為之志銘不可謂不遇矣君以嘉
文十年生樂羊梁誠二婦風情皆不遇耳雖然有化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雨

亭陳公墓誌銘

公諱瓚字廷祿雨亭其別號也陳之先居邑之東門里曰鳳皇涇世稱名族凡再徙而復故居則公之大王父甘拙翁也有子曰韶州公復嘗舉鄉薦兩令長興大庾以韶州府倅歸韶州公有兩子曰封太常少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一

一

卿策重慶太守諫諫爲刑部郎中時贈韶州公如其官太常公娶呂恭人而生公公秀穎絕倫七歲過其外大父麗水公指月而屬之儷語公應聲曰大象懸中天清光照下土麗水公竒賞之謂置建安中粹何能辨十歲能屬文韶州公歸自郡公以其所業呈輒大喜一日方呈所業而有報屢屋地者公如弗聞也韶州公撫公首曰屢地而吾堂不圯也兒乃棟梁矣及韶州公疾革諸孫皆有遺物獨不遺公曰無可以當汝者所遺一念而已公既長踈眉目風神秀爽豁骨適勁十七爲邑諸生繼其仲父太守公起俊聲是

時少保嚴文靖公尚書瞿文懿公前公爲諸生皆折
年而與公游每讀公文輒歎曰後出之彥也公讀書
湖莊與故陳中丞先生察隣陳先生以乙夜出過公
莊聞書聲而異之使人具食遺公公以其長者也對
使者噉之盡陳公所食故惡草具益異公曰是宦家
兒乃能甘我食耶爲諸生可十載而薦應天又十載
而成進士出爲永豐令永豐故嚴邑也而素繁不易
理且謂公不久離書生意少之群吏爭抱滯案來請
決公不停手而辨叱之曰歸爾曹以序來毋數數溷
廼公吏吐舌下邑故有五鄉皆百里而遙有訟者公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一

二

第令其里之長呼與偕來願息則聽之以故胥吏不
下鄉兩造既具片語立折獄無宿囚肆餒接饗邑
之內供事者有菜色相率引病辭去公曉之曰而曹
毋衣食我我能令而曹吏保一簿尉胥不終論戍及
鬼薪也咸具曉所謂叩首請畱五鄉歲入邑供應金
錢不訾公爲裁十之九曰欲供令今不受供以供上
官今不敢用供損上官名部民劉某者富而吝公亦
知之其市舍居停人殺人緣以群指喉劉公立辯釋
之曰吾知汝吝亦知汝不殺人廣閩流賊害兵使汪
公一中勢張甚業且犯永豐公檄五鄉兵分徼之而

伏壯士數里外以待賊曾稱二大王者恃勇介而先
馳遇伏發授首餘衆潰掠五鄉復爲鄉兵所破遂絕
界遁走峒豪梁汝元僞講學聚徒衆將作亂公授策
捕之汝元愚而逃爲峽江邏所獲餘黨俱就擒鄉人
咸舉手加額曰微陳公誰脫吾虎口也一日公入謁
兵使方詰盜不服見公而喜郎屬之曰得陳永豐盜
不寃矣公出呼其證盜者凡數曹後先試之辭不盡
一最後得一人稍訥曰公出不意威之曰誰令汝曹
誣盜急爲我言不者折而脛矣訥者叩頭曰中盜者
銜之以賄屬故也公立出盜而當中盜與證盜者於

理兵使避席起揖公曰使我不作冬烘監司者吾子
力也段御史墨而猥責邑令月輸贖錢且曰以多寡
爲上下考公不令輸錢曰令已安下考矣御史無如
之何吉安黃守良二千石也而不能當臺意嘗密問
公守不稱狀公從容言守之賢渤海潁川不過也禮
節小濶畧耳遂解守竟得薦後知之謝公曰吾聞守
庇今不聞今乃庇守嘗入覲而分宜相之子方苛責
守令賂公袖手而已公不粟於永豐太常公歲載數
十斛爲日廩嘗以土瓜奉太常太常謂瓜得無苦耶
既而曰瓜殊甘也蓋陰以究公云以治行第一徵拜

刑科給事中用永豐令最封太常公如其官復論令
時廟寇功賜白金文綺公念海內方虛耗而供億日
煩士習茅靡後先所上疏如杜奔競計吏治勸良牧
溥蠲卹禁苛政結保伍益城戍往往報可再遷爲左
給事中察視京營給事御史體至貴重每按行諸營
卽管帥侍立噤不敢吐一語公獨曰帥吏士所瞻聽
也奈何故折輕之且彼噤我何以悉其能否爲該坐
從容詢訪軍事咸自喜願爲給事用例察視京營者
以三年代始行舉刺往往不得代去舉刺幾廢公疏
請歲一代舉刺時上將領知所感畏矣公疏又有選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一

四

正兵以備戢守增餘兵以實行伍及他議草料清月
糧別椿朋明查叅皆著爲令甲公又論糺翰林二巨
僚爲故權相嚴黨去之瞿文懿公戲謂公吾辭林故
不落人喙柰何輕相齟齬公曰重辭林是以去其相
點者瞿公儼然曰善上性嚴多忤有所去中外臣
往往不蔽法而權相又以其私佐之凡三十年多老
巖穴而死者御史凌儒請收錄之上恚杖凌君於
朝堂禡爲民公時時扼腕謂時非唐虞詎可稱野無
遺賢而會京察公以文選卽墨而幸免以一司封卽
代之謫大不平卽上疏請黜遺姦以重銓司則追論

文選郎也採遺賢以充器使薦故臣某某等 上恚甚謂當復生一凌御史亦杖之六十禱爲民公幾絕而蘇然神色安閒若未受杖者校卒咸咋指稱讎漢讎漢云重慶公於公雖季父顧互爲知己若肺腑然時以里居聞公被杖驚而嘔血數升死公歸與太常公相對而以生還慰退而哭重慶公至毀曰吾不意季父之成死別也杜門久之乃奉太常公輕舸筍輿縱游虞山尚湖間已稍游至虎丘上方楞伽天池玄墓諸山已又游武林泛西湖窮三竺兩高靈隱石屋之勝彌月不倦間披史籍至會心者手錄之唐以後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百二十一

五

則置弗錄日時非乏丘壑顧游者弗暢其趣耳 莊皇帝卽位首起公吏科公至疏上六事其一曰通上下之交二曰納匡救之忠三曰黜近習之誘四曰正敷奏之儀五曰申勸戒之典六曰核循良之績語語剴切 上悉嘉納之而所謂申勸戒者欲賜故楊兵部繼盛羅中允洪先謚而正督撫按臣楊順路楷殺沈鍊以媚相嵩罪天下傳誦稱快 上將視太學公謂祭酒當坐講於儒者至榮而其人不稱請去之而別用耆碩得學士趙文肅公貞吉以代大相徐文貞公階有重望亞相高公拱與相惡而恃 上東宮舊

嗾御史齊康甚口詆徐公以自快公恚曰是不有天也極論高公宜罷御史宜遠謫而臺省翕然繼公後皆得如公指亡何遷太常少卿屬卿缺公遂署寺事每當御前奏祀事進止雍容甚都上目屬之公文能裁量諸祀之費使奸吏無所從侵牟改商人之輸課屬之博士博士獨科甲選也黃羽不得恣苛索至今便之時高公因緣中涓起兼掌吏部故爲柔語以緩諸嘗論劾者或信之公曰是鷲鳥將搏而戢羽也遂移病歸高公既得志挾

一能免於郤而公時從在告申左降爲洛川丞不赴

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三十一

六

高公既以罪免而江陵公繼之江陵故悉諸公冤然欲挾以威衆稱例不肯爲洗而公又坐故嘗議大閱事相忤乃咲曰此豈用我時耶因絕口不復挂時事而奉太常公脩舊消甚適葛巾野服澹如也會太常公以考壽終公業踰耳順猶蒸蒸孺慕無異喪呂恭人時太常公暮年三舉子三育皆以貽公公竭貲力而爲之授室與產已又喪其配繆恭人公自是別築舍於墟墓之間名之曰蓮花庵朝暮淨食往往瞑坐移晷蕭然獨詣世味無所干至江陵公物故國是始見伸而公首禱會稽丞尋改漳郡司理再遷南京

儀部郎中公始爲之一出亡何趨爲南通政叅議俄
兼署光祿寺篆光祿在內廷比合中貴人侵其地而
孺之公示以法立返地諸所入物爲之畫一吏胥毋
得乾沒復召爲太常少卿未至轉爲通政司右通政
遂轉左通政主敷奏其叅議缺於庶僚中選大音聲
人補之以次遞遷公疏謝不能請改他職自效銓部
謂公以望遷非由選進也聽勿敷奏自是著爲令甲
故事所奏郎 御前取一二文數而已公持議謂若
此文具何納言 天子之喉舌也必軍國大務及四
方災異乃以聞識者趨之轉南京太常寺卿之任僅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一

七

一月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甫入而屬大計稽吏
公在南京故與太宰丘公櫛櫛核監司守令之賢否
書之冊而隱之至是佐其長行簡斥靡所不鑿鑿明
年轉刑部右侍郎以年至乞休不允尋轉左公前後
所與其寮長舒公化李公世達耿公定向皆天下所
謂長者羨和無間爲一時盛五載大讞獄多所平反
有半酒賜明年病噎久之乃卒公故堅強無疾生平
饒濟勝之具探幽角竒足不告疲不多食酒而與親
知談讌恒至 日夜不倦人謂公不百歲不止也而止
七十有一盆舉朝無不惋借計聞於鄉鄉之人無不

咨嗟涕洟者亦可以觀公矣公少讀書虞山之維摩寺寺間寂多鬼物公嘗夜步中庭有大聲發於樹然若有所怵者公徐曰去之吾不汝窘也聲遂絕公亦不他徙其今永豐時嘗訪故羅文莊公洪先於石蓮夜返林莽中光灼爍迫而視之三虎也其光自目從者皆魄奪公夷然任之虎踉蹌避去爲給事而得廷杖創甚夜夢神金人也而玄其服相對久之悸而醒猶彷彿在目創自是愈識者占公必當爲世名臣且壽終然公爲諸生則 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始於西 又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一

八

終於西又夢一吏導公至大堂皇而呼曰與咎繇並既病革乃自解曰始於西者永豐則江西管也終於西者司寇則西省也與咎繇並者咎繇士師吾爲之僚也止矣吾其逝矣傳有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公之謂乎哉公性伉直貌稜稜嚴冷若不易親與語稍間溫溫如也小欲狎以非義又勃然見乎色矣少則有志於聖賢之道及其在永豐與故聶貞襄公豹及羅文恭公游二公皆愛重公相與講明良知之學而公之所自得深矣晚節頗好葱嶺之教卽辨才耆宿與公談者咸披靡稱服然公第用以攝心曰福

田利益非吾事也公所娶郎繆恭人有婦德先十年卒再遷塋於邵家灣祖塋之傍今趙宗伯用賢誌之子一禹謨太學生賢而有文娶秦繼娶劉女二長適沈文璧次適孫延嘉孫女一適蔣國球公之卒也

上采禮官言賜祭及塋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尊名之典蓋有待云禹謨將啟繆恭人之兆而以公合手次其事行累萬言而問誌銘於世貞曰當肅皇帝末天下之賢才廢阨而不爲縣官用者不可勝數矣公之欲亟收之蓋憫之也而首蹈其禍凡再躡再起中外大小十九官或出或隱或拜或不拜要在朝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二十一

九

日不能十三及今上之大用之而公老不待矣不然以公之材其名位樹立寧僅僅若是哉則公之所憫於廢阨者蓋自憫也公雖宦不甚久然再据言路司風紀叅大政建白施行有當於人國不淺淺也其佐司寇日云暮矣有嬖戚之喪吊者麇至而獨不往豈必較失得權輕重而後拒之其耿介發於天性堅於遲暮固然也余素辱公友然不敢以友故私公銘曰水有百折而必趣東金有百煉其光燭空正氣所鍾乃產陳公邁則躡起道無污隆惟孝與廉不懈以終奉此完身歸於幽宮瀾瀾封雲矯矯繚虹銘公

之藏以借無窮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提督學校按察副使齋

齋潘公墓誌銘

公潘姓諱允哲字伯明別號蘅渚已而更曰蘅齋其先自毘陵徙而上海爲上海人大王父慶王父奎俱以皇考都察院左都御史恩貴贈如其官都御史歸而進階榮祿大夫卒而贈太子少保謚恭定文學政行爲嘉隆間名臣享有上壽天下稱之公以冢嫡繇諸生蔭國子尋以三禮登鄉薦第五明年成進士授河南新蔡知縣調繁得浙之義烏徵入爲南京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一

十

道監察御史出知黃州府擢山東按察副使丁母曹夫人艱歸服除改陝西提調學校以恭定公疾乞致仕道聞喪歸服除久之以疾卒公之生也恭定公時爲祁州守曹夫人夜夢神人掖二童子手丹桂如之而以語夫人曰大夫有功德於祁民甚深帝嘉之用錫二賢子以昌大其門寤而產公又二年而右方伯允端生公少則儼重不輕咲言所從群兒無敢以狎進者稍長益恭謹動自爲矩而中磊落抱鉅人志其治三禮髣髴高堂后蒼屬文以典則著聲諸生執贄請益者相踵而久試輒不利恭定公宦游於外以家

秉付公公從容持之出納井井宗戚鄉黨靡間言然
公不以是妨素業其業益精遂連第既負高科名又
公卿子謂必得中秘選而公杜門自守泊如也令新
蔡時屬淮汝驟溢漂沒居人廬舍公爲之緩賦寬刑
申飭保甲之禁請穀於上官以食其餓者流徙盡復
萑苻偃然蔡以大治銓府謂此小邑何足煩牛刀而
義烏爲浙雄邑又多礦警遂移公至以庶過其欲以
簡息其煩以誠化其囂毋不率者而礦警亦逆自戢
罔敢恣睢公雖寬然長者然於持法不少撓上海之
故知時爲簿有所犯公不之假以故寮佐皆廩廩奉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一

十一

三尺吏胥不寒而栗竊指相目曰異日鐵面御史也
及其去爲御史邑民填道追哭相與畫像祠之御史
持法侃侃其鄉里戚執毋敢以私見者被命按上江
風采大振黃綬以下多解綬自遁去斧鑿所抵巨猾
歛足江波不興秩垂滿始得守黃黃江表最劇郡也
地衝而俗囂公一切以簡靜持之過舟旁午於逢迎
未嘗廢然所餽不過算器食而已縉紳有居間者不
盡應然必以誠語之退而服公長者居恒不設衛從
單赤之情俄頃必達訟庭肅然屬邑當城公親爲
之經理費減而工速諸長吏自勵爲清白以承公德

意盜賊衰止政化大行凡再入棘所得多士其持山東憲則恭定公寨帷地也而方伯君亦嘗蒞止焉公至士民爭指謂曰此大馮君也耶公於職專郵傳平亭有法上下稱之已而太夫人之計聞公即日被髮徒步號哭奔喪中道殞絕者數四寮屬追趨及之咸咨歎曰真孝蘆也臺使有薦劔首以是稱焉公歸而念太夫人不及訣痛不欲生然以懼傷恭定公意強自力庀喪事既服除曰我公老矣吾豈可再誤耶恭定公聞而恚曰若乃死我我日耳而仲氏養七箸益進而不以時樹功名而戀戀兒女態耶公乃強行至

部得視關中學公務飾其朴而汰其浮提衡樹表士習幾變至於按部校稅無間險阻昕暮勞悴成疾猶強自力顧時時念恭定公不置而會其手書字畫時謬驚曰頓衰乃爾哉吾尚可以仕乎移文兩臺棄其官歸中道聞訃公馳歸拊棺而慟曰已矣乃復背公如背太夫人何以生爲遂閉口不納勺水過三日方伯君手糜飲而泣進之曰有先公之大事在公爲之勉納匙匕自是墨而啜泣者三年於是恭定公之典備矣而公猶邑邑不解顏若有失者既服除闔門養重非公事不入官府間以經籍自寬所過從唯二父

及方伯君而已兩臺之積薦公之五六銓部方懸關以擬公而公竟不待以卒嗚呼惜哉余以姻婭故托從恭定公還往又辱與公游見公貌溫溫然言訥訥不出口進止尺寸無失退而未嘗不自咎其易也妄謂恭定公若萬石君奮公若郎中令建方伯君若牧丘侯慶而政術文彩皆過之公之名位小遜於恭定公者以晚達而中逝不克盡展故耳不然而其器業顯施胡以異也方伯君之所具狀又述公嘗割腴畝以廣青浦之囂舍通家子市田於他姓者爲之贖而歸之其他郭邱姻族推食賻喪不可屈指數以故此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一

間之內無饑色而產日挫公卒後余往吊之見其鄉之紳衿毋不嗟泣曰何以典刑我也里中人毋不頓足曰何以衣食我也徵其喪喪事或不給然則方伯君之狀悼史也公卒以萬曆己丑距其生嘉靖甲申春秋六十有六元配王光州倅相堯女有婦德累贈恭人繼項光祿卿錫女累封亦恭人子四雲樞襲公蔭爲官生娶楊憲副道亨女次雲柯太學生出後季父都事君娶顧光祿監事從周女皆側室張出次雲楚聘姚叅政體信女項恭人出次雲英侍媵陸出甫倅而方伯君養之女一適余子官生士驪亦項恭人

出孫女一尚幼所著述詩文若干卷義烏縣志十卷
黃州郡志七卷驛傳規則一卷

銘曰潘之先自滎陽至晉而以文苑稱德則弗揚及
明海東寢繁寢昌恭定闢之元氣泮泮中憲行之春
日載陽用則未究根乃弗戕爾安爾藏以佑爾後於
無疆

贈文林郎雲南臨安府推官豐溪甘君墓誌銘
甘於蜀內江爲著姓至少保大司空公如霖而昂貴
以一品秩贈三代而少保公有仲氏曰嵩今公化霖
嵩今公有二子伯曰茹士爲山東按察副使當守刑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二十一

十四

部尚書郎時復以其官贈嵩今公仲曰豐溪君莘爲
諸生不第以卒按察公雖貴然竟無子而豐溪君有
六子三女諸孫男女中外十餘人後以子今戶部郎
士元奏臨安司理最豐溪君贈如其官而第五子舜
元出後於按察公以諸生廩學官今甘之在內江者
獨豐溪君後最蕃大較爲德之慶有及身者有不於
身而於子孫者固難一一論也豐溪君生三歲而母
劉安人見背嵩今公自撫之與同卧起六七歲時聞
人歌古詩輒誦積成帙稍長通經術能屬文而尤工
爲儷語若箋表啟札見者以爲不減長慶西崑十四

補博士弟子員按察公長於君六歲前爲博士家言
有名君驟起而與之齊爲人豐下炯目神采奕奕
帶人間出雁行按察公咸指目曰此其氏襲璧也耶
未幾按察公薦於鄉遂薦於公車射策高第君默默
不得志而嵩令公棄其官歸王母趙太夫人尚亡他
諸子以次第共食亡論少保公諸仲季咸有官祿餽
儲蓄爭進鮮腴而嵩令公每當上食忽忽計無所出
君爲百方致之卽損私橐弗恤也旣脩而進太孺人
卽嵩令公亦其七箸矣而君自裁量過當非衣惡食
非特欲寬嵩令公之養亦其天性然也久之嵩令公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一

十五

屬疾革而按察公遠宦燕中獨君侍會當應省試嵩
令公促之行君跪而請曰卽試得之兒不忍以一日
易也已而公疾轉甚君遂垢而奉醫藥必先嘗至
針灸亦必身試之祈顙搏顙請代乃嵩令公稍稍起
色矣而君病憊卧公撫而歎曰兒真孝子也以身代
我矣久之嵩令公竟病卒君哀痛幾滅性棺殮必敦
以待按察公歸朝夕擗踊三載如一日也君移所以
事嵩令公者事按察公按察公亦絕友愛之君以多
子故不能無徒箸然按察公有羸祿必以付君君有
所拓南畝必先按察公而後已君於書少所不讀然

獨深於太史公而其於制科義亦時時有古風以故不能中時趣最後乃爲學使者今大宗伯姜先生寶所賞識大司空魯公省吾宦其地試而奇之咸謂君國士也及入棘有關中人得其卷不能讀曰是何物語姜先生爲之咨嗟累日自是君邑邑不樂成疾而益自勵讀不輟士元弱冠矣君與之先後廩學宮而士元以技儻得禮部貢君喜謂曰而翁踰四十而髮蒼蒼而齒搖搖夫人壽幾何而欲俟河之清若勉之然竟以前疾寢劇至不起春秋僅四十有四始其以少保公貴甚而子姓日繁其汰者不能無鮮衣怒馬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一

十六

之累君親爲少保猶子按察弟獨敝衣蹶蹶徒步衢市也未嘗以得意加於人所接見無飾貌譎譎恭上慈下溫溫如也咸目之曰此孝友其生云旣聞計巷聚嗟曰孝友其生死矣比塋拊棺而慟者若干人臨穴而泣者若干人按察公志其碣而少宗伯李公長春表其墓稱實錄矣然未若天子之璽書所謂敦倫樹義績學嫺文六籍擧芳一經訓後之美而信也嗚呼君可以瞑矣君字麗甫豐溪其別號也娶郭氏有內德亦以士元貴封太孺人六子者長卽戶部郎士元娶周封孺人允元娶黃

調元娶趙贊

元娶錢舜元郡所後按察公者也娶范宗元娶余三
女者亨適吳九秋和適葉廷椿俱諸生詔適李屬春
孫男五星鄉邑諸生次懋卿興卿青年圓壽孫女七
人墓在邑西之海棠莊是誌也徵之戶部郎狀狀又
云君書法得之急就章爲歌詩有大曆風當不謬
銘曰生而蹇歿而顯子孫繩繩德乃徵以爲不信視
吾銘

一 明處士聞愛亭君暨配姚合塋誌銘

吾州之人有好行其德者曰聞君聞之自署曰愛亭
緣其父南亭君漆也於是鄉人人稱聞愛亭君其當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推擇鄉飲祭酒者亦必曰聞愛亭君而最後有張守
者居恒以貲低昂其士民而獨雅知君爲榜其門曰
一鄉善士又爲上書臺賜之冠帶至鄉飲延之賓席
君雖逡巡弗就而衆皆曰此非特聞君當也不自意
守乃能若是守是舉亦當也聞君家太倉新安之六
及里去吾舊居數里而近吾以是習知之新安故崑
山割而君之產半猶在崑山南亭君謂吾一移足崑
山產立廢矣乃身與其貳留治崑山而俾君居新安
毋顧依之君少嘗讀書學問爲文章試諸生間矣而
奪於家不就頗用計然之策而寬然行之南畝益拓

君日構脩澆以共二尊人身往來其間益朔以南亭君而望以母顧也各欣然忘暎矣南亭君年七十而病頗劇君倉皇馳候之奉歸新安中道卒或曰君之居創居也而以尸入不利主者君哭而嚙曰吾不能下從吾父何論不利卒以尸入殯於堂戚易殉禮及母顧以今終而毀有加也孝聲隆隆然起矣仲父毅齋君無子而富有弟某出後之南亭君當授產君而不能無昵某也或謂君法云何既以出後人安得復稱子而受父產君不聽曰法限取者不限予者吾知有弟與吾父母心而已遂中分其產以予弟弟愧辭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

十八

君乃稍裁其羨畝五百為義莊以贍族之貧者而至南亭君夫婦物喪葬之費不貲君一力任之不以溷弟曰若自有父母吾不而累也有女弟適龔志重而寡亡何亦死獨遺孤在君取而子之使其子大倫下之所以教養備至為授室分橐如大倫其孤既登第即復龔姓而名曰聞道以存君之舊而已或謂君彼何以不請命君怡然曰固吾命也益君兩受役於崑山太倉皆繁重家為窘有畫策於君者謂緣聞道當得蠲君乃毅然曰吾不從聞道蠲也吾而蠲誰當代者後如故及聞道卒於東陽令亡子君復哀之如子

撫其痿有加君又於五服之內外親族皆有所厚施無不濡潤者於比閭疇畝之夫皆有所紀施無不沾及者義聲復隆隆起矣君美鬚髯性寬和無疾遽之色嘗與客飲甚懽而卒有訟事其偶大豪也家人耳語之如弗聞竟飲質明從容步入城與借兩造豪大屈髡鈴伏謁請罪君延之坐飲更厚貽之豪退自責數曰吾乃輕犯大人吾死矣君之自力爲長者久而人益信之其業雖以好施予及中島寇中挫然大倫已任家君聽而息之稍稍復振君乃曰可以休矣母復以事溷我益蒔花竹種秫具醇釀又善談論讀書

能爲詩歌及傍獵方術堪輿家言客至必談談久飲飲必取暢而會其配姚孺人卒君多忽忽不樂久之會得東陽令計益不樂遂感痰疾復久之竟不起姚孺人者崑山著姓也父曰嵩孺人生而端重閑禮範十七歸君舅南亭君既留崑山而姑竟依孺人多疾病孺人旦夕扶侍溫毳湯藥之類必謹必悉性儉勤善御下而能不靳施予其詩姚之族姓尤有恩凡聞君之得成其孝義長者聲半孺人力也君以萬曆己酉卒壽六十八孺人前二歲爲癸未卒壽六十三丈夫子一即大倫自州庠以例晉太學娶顧氏王府典

膳某女女三適顧應元周維師龔道中孫女一許聘
馬存仁合葬大龍涇之陽聞之先自江陰始也有添
八公者從宋高宗南渡家焉七傳而思悟公覺徙崑
山之新安今所稱六尺里者也曰聞故文姓元初諱
信公之禍更爲文大倫之狀云爾

銘曰孝義長者歸之隱君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厥配
佐之克儉克勤大倫云云余亦云云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一

二十

論曰孝義長者歸之隱君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厥配
奇公之諱更爲文大倫云云

山之陳受今祖籍六尺里者也曰聞故文姓元初諱
八公者從宋高宗南渡家焉七傳而思悟公覺徙崑
山者今合葬大龍涇之陽聞之先自江陰始也有添
訊某女女三適顧應元周維師龔道中孫女一許聘

兪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翁著

文部

墓誌銘

靜逸高君墓誌銘

無錫有高子雲從者以萬曆壬午與吾兒士騏偕薦於鄉自是吾仲兒驕季兒駿咸挾經於高子游而今年巳丑復與兒騏偕薦公車六月高子念其所後父靜逸君老請急歸省甫報許即發而君竟以其月中臂疽三日而革不待矣雲從傷其歸之不能及君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二十一

一

也慟哭至委頓曰天乎何奪吾父之亟也往者吾父之撫不孝孤也即小有樹立輒自喜吾無子而有子矣不孝孤幸以一第酌吾父然未及效升斗之養而吾父竟不待也是吾父有子而無子也已矣吾父有隱德而弗昭將與閭巷之子同施於腐草而念能不腐之者獨執事之文在嗟夫余安能不腐君然以陳子之薦孝與通家之世契深也憫而許之志銘按狀君諱校字國明靜逸其別號也先世爲無錫人居青城鄉有孟永者爲福州太守張翁贅徙於城東南隅傳子如圭如圭傳子翼至雪樓公適以然諾重里中

娶於浦舉黃巖令君某又十八年而始舉君左師之
愛可知也君少而以警穎稱受令君讀書能屬文矣
而會令君舉應天薦雪樓公睨而曰若非吾所得有
也吾老矣不欲當家秉顧謂君不有處者誰與共出
者君始奪而受治生無祿雪樓公卽世君相令君治
喪禮戚與易稱自是令君復上公車矣獨留君侍浦
媪媪治內君治外斬斬有成緒矣而令君得安意宦
游其令黃巖也卽塩米瑣悉皆資之家君從容應之
不乏會令君以倭破剽黃巖令君乃棄其官歸凡二
載浦媪卽世君復佐令君治喪禮毀有加媪之垂屬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十二

續也執令君手而泣曰若故而弟師也必子蓄之復
語君父事而兄咸頓首受命令君於君有師道若父
矣然不以尊故勝親親君故弟也而君子不以親故
勝尊尊家庭之間秩如也復忻忻如也益未嘗頃刻
而離左右矣令君之安之甚於安其子也時令君有
一子二孫而君年四十七而亡子令君謂弟柰何未
有子吾雖一子今幸舉二孫其少者僅彌月可抱而
撫也君曰幸甚所抱卽雲從與配某孺人旦夕更鞠
之備至及小長英穎見頭角寘之家塾延明師誨之
居恒謂吾不敢望兒富貴得不墮吾兄書脈足矣雲

從夜讀書恒自甲至丙君聞之輒呼小豎温茗携果
餌以往或身起慰勞之曰毋過疲且休矣雲從既能
屬文文成輒以上今君令君喜則亦喜曰兒果可望
也今君既壽考亡念晚始膺疾至革君於禱祈醫藥
無所不至治喪齊而疑於斬則哀之過也於是雲從
文成復上君君曰去之有而師在吾舍吾兄何裒矣
雲從試諸生不偶難於見君君趣入呼酒爲慰曰數
也且患兒不讀不患兒不偶雲從爲諸生非久薦於
鄉君顧愀然不怡雲從跪問曰大人胡弗怡也君曰
吾憂爾之從縉紳速也爾所知者博士言耳於世故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三十一 三

未數數也勉之間呼衫帽入公府君輒驚曰得無從
諸先輩往君閒乎毋以一時羸而棄若平生雲從謝
不敢乃已嘗衣新衣而見君君曰吾未辨汝何自得
之益君故恒布素而已弗三泔弗易食不再肉故用
恒饒而益自力爲儉客或譏君家幸饒胡自苦乃爾
君謝曰此吾分也吾不敢妄出是以不煩妄入益君
治生雖不能盡廢什一然於非義避之恒若染有密
戚病且死橐千金授君君駭曰生平所見不十金何
千金也力辭之有賈人以他物質子錢者既去而遺
美珠數百顆君囊而封貯之明年賈來贖他物君徐

曰當質物時亦有所失乎賈感額曰所失珠耳然不
記何所君卽舉還之賈媿謝卽選充筮者百顆以酢
固謝弗納其耿介類如此家有一堂三世矣痺而陋
雲從請新之君泫然曰此而祖所安也而祖自黃巖
歸凡二十四載志不在一椽唯課子孫灌花木以一
卷偃息其間而已吾安敢加而祖矧大王父行雲從
唯唯謝不及其御臧獲弗責小過顧獨嚴檢飭嘗聞
巷中鬨聲卽驚問曰舍兒得無與人鬩耶恒謂雲從
忍故是佳事吾而忍彼當自愧悔卽不愧悔不深吾
伎也君足跡不入縣門君恒鮮出後或一携雲從之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二

四

佳山水里人爭前目之指相語曰幸得識高君高君
善人也君卒以己丑距其生丙子得壽七十四配卽
朱孺人名家女也柔婉明哲能先君之意而成之君
所以孝事其二尊人敬共兄嫂接姻族理家乘無不
與孺人共旣無子則飾媵侍而薦君君旣撫雲從謂
孺人吾不他謀子矣故多羸疾奉寬我孺人卽爲置
外榻其媵侍亦多却遠以故君老而健勝無恙與孺
人備餉耨之禮者五十餘年孺人前君六年卒子卽
雲從名攀龍娶王氏女一適楊友孫男三世儒世學
世經世學聘太學張某女餘未聘孫女一許字浦胤

麟塋在南山黃家灣祖塋之次啟朱孺人之兆而合焉禮也孺人賢婦人也於法得附書

銘曰子而孝弟而悌慈於厥嗣厥嗣亦克濟美萃如者賢喆之藏而藹如者太和至順之里夫人予自有美子重余銘之是曰不死

新安程君墓誌銘

余友嘉定唐子時升工古文辭不妄許可顧獨與書生新安程嘉燧善因而知其父布衣君布衣君賈於嘉定卅三千年日閉戶讀書未嘗飾冠劍奉筐筥以游大人而成其名顧獨嗜余文章時時語唐子身居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七十一

五

約安得一日從弁州先生游卽死不恨然未幾死矣嘉燧奉其父意乞事狀於唐子而介唐子謁余於金陵來請誌銘曰必公文而後父可安地下也唐子復爲之請甚篤余讀其文信許之按狀程之先曰伯休父至吳而將軍普君建康及晉而將軍元譚徙新安後十三世而爲摠管忠壯公靈洗五十二世而爲處士泰典泰典生元淑生溶則君之父也娶於閔生君甫三歲而失母父自哺之以衍壽爲君小名甫八歲而父挾其季轉賈江淮間溺死豫章季不能求父父屍而脫身歸時君之大王父老矣王父復以病廢

季遂不復護視君而外王母尚在心憐君君乃依之
時諸舅皆博學能文詞君從之受詩復受易因轉泐
諸史諸舅謂衍壽而小名也爲易一嘉名君泐然曰
先人所命也禮孤子不更名敢辭諸舅悲其意弗易
又爲君營地以葬少孤之母然君旣不能自衣食而
舅家貧復不給外王父之友信州鄭公病免家居鄭
公大官有氣力舅乃携君以從鄭公鄭公一見君而
竒之時君又能直外王父之先墓田諸舅皆服鄭公
又爲之游揚聲稱季父聞而內愧召還君以三十金
付之俾小賈於外販錢易貴展轉數年積子錢三倍
於母歸而奉之季父季父頷之而已亡一語相勞苦
時君以妻江氏矣徒手入室相對邑邑不敢言子錢
事而君少恒饑從姑之歸方者哀而時時食之君自
淮歸道遇姑之子屬君曰婦在家卽緩急從第取償
也君歸而方婦偶有急從君徵三百錢不能應請之
季父乃大恚曰吾安所得錢君之他客所自貸以應
方婦因滄泣自傷吾數年而爲季父拮据營子錢若
三百者不啻千矣豈不能以半自匿而徒手歸舍乃
不使我以三百錢竟然諾哉詎不可留矣念姑之歸
李比部君者在嘉定走往謁之比部名能知人與君

一見語合卽揮數千金與君聽其所爲君故游四方能觀萬貨之情其所轉轂若流水李君之入滋倍乃歲以一鎰金奉君得以爲資益數年而化居焉君之配江旣前卒李君有從姑歸於張其女稱淑美李君使續君室君雖以心計居市屢然雅質相當伉直敦氣誼重然諾待人融融如也顧岸然不爲非禮屈家旣以饒裕於自用能節約日費不過百錢而歲所義散恒至三百金旣懷外王父家恩欲報之而諸舅前已物故遺子孫零落殆盡乃行求得仲之子爲授室買田共家祀而伯舅久在淺土爲之營壑而歸其柩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二

七

曰聊以報其塋吾母也念父屍湮播無所於塋終其身戚戚若有深憂者然不敢以讐其季父當居貧時於出納猶自力爲精辨不苟取嘗得遺金而亡其主故宣之人俟其主至而歸之不問報客有貸君百金者不能償乃囊其珠寶以示君冀小得昂直不取侖券付之曰吾嚮者欲以濟若急不謂更成若急也他黠客聞之亦陽爲貸君金者君察其有負色不許鄉人人謂程君非獨仁也而亦且智君固時時之故里掃治先壟循行母家舊跡蕩爲兔葵燕麥之地愷然不樂因貽書戒二子以孝友儉勤毋喻於利且曰明

年吾更游江淮南入剡縱觀山水之勝王逸少云我
卒當以樂死吾且死矣時君方健飯亡怠聞者竊恠
之明年爲萬曆戊子忽嗑痛不能飯就醫於金山旬
日不效遽歸曰我何湏飯也與所善客登高眺遠不
倦以至革猶褰幘坐與客訣客雪涕不能仰視君笑
談自如曰諸君爲我雪涕良厚雖然亦恒事也何足
煩君悲條然而逝得壽五十有九君始配江前卒既
配張亦前卒張舉子即嘉燧博學能文辭娶於閔最
後配孫舉一子嘉然聘朱女一適閔自立君之不忘
閔若此諸孫男女各一人嗟乎以唐子所稱程君行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三

八

誼卓學若此吾求之縉紳衿裾中未盡見也吾安敢
以輕目市廛

銘曰諸苦之備歷而其始回王女於小成哉賈而文
是好以余銘之厥好乃效

程處士惟清墓誌銘

欽俗以姓相甲乙而程與汪最爲甲程之後無匪自
忠壯公靈洗者忠壯公居邑之黃墩至宋宣議公居
休徙粟口五十餘傳而爲爲節爲節生敬音敬音生
忠烈則處士之父也處士諱浩惟清其字率口之水
流而滙其里居因自號曰練潭父有四子處士居叔

其伯仲皆以賈起家矣而處士少敏嘗從其族博士
先生受易垂就父欲奪之賈曰吾非不愛儒第食指
衆胡不佐而兄謀什一之息以寬我乎季長或可儒
也於是始從其兄鹽鹽淮揚間已轉子母錢於句曲
中山往返南北甫十年而賈成其奇矣過於初數次
處士故善心計能因俗爲變與時消息不強力纖儉
橐無未名之物皆與兄共之以歸於父其脆時進共
養不倦及父母之見背與兄弟之無祿則哀毀垂臧
附身附棺必極慤誠撫字諸孤從受師授室爲其子
先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內外五族少不霑潤者所解
介州山人續稿卷之百三十一

紛判疑如響立應族故有世祠以不及祠支祖供義
公特建祠祠之又大繕治采鄉貢士一德公墓咸割
其橐弗吝族人義之請立碑紀處士各不許曰吾故
不爲名也嘗扁其居堂脩齊謂庶人之職知脩身齊
家而已時三子皆讀書有聲顧而謂曰未竟之志則
而曹勉之時歲荐饑大出菌廩以澹宴者家人數擊
鮮輒揮去弗御曰吾不忍以匕箸餘而當數宴人命
處士素強無疾中年所經悼亡撫存非一以是覆削
損得疾至革行視綵給衾冒之具過飭正色而語三
子汰哉爾不聞曾子之訓乎爾之大王父不能得之

於爾王父王父不能得之於我兄弟而我乃獨安之也客有進曰禮不云乎有其時有其財此君之子責也處士微頷之而已三子哭請遺言處士曰孝友勤儉銘諸心可也語畢而絕時萬曆之戊子十二月也距其生嘉靖辛卯春秋五十有八配項有婦德三子皆太學生元正婦黃繼吳元衡婦戴元仁聘吳孫男三人女一人其狀自京兆司諭吳瑞穀瑞穀信而文與余善而來乞辭者元正又彬彬質文人也故爲誌而銘之

銘曰稱處士者何行士也士而隱於賈胡賈例也太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二十一

十

史公云身有處士之誼而取給焉噫嘻寧末富之爲累

冠帶儒士盛少和先生墓誌銘

君氏感諱應宗字斯因別號曰少和吳越之人疾起於君者咸知有盛少和先生而不能舉其名與字余故爲之誌而稱盛少和先生感之先世有聞人至宋叅知政事度而大顯貴自後十七世皆得官爵雖起於儒而間習醫至十八世而有御醫啟東者遂以醫核名歷侍 太宗仁宣三朝直御藥房署領南太醫院終始不能踰八品而賜詩賜金帛有九列所不敢

望者啟東諱寅讀書能詩負節槩其卒也諸碑銘表
傳哀輓之類傾館閣舉丈夫子十一人中有成進士
者第四子某傳子某其傳子某傳子某即公之父也
益代以醫名而不廢儒至君而諸從中有御史大夫
應期郡太守應陽遂益稱甲族冠吳中矣君之父舉
丈夫子五而君居其仲伯曰應陵多通醫家言不下
君而不能自振其聲然前於君十四年生而後君一
年卒得壽九十一父之歿也伯治喪葬大事徙外箸
而君奉其母妾與其叔仲輩仍故居家益貧群庶不
能亡間言君乃損故居授之而脫身與其母妻依御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百二十一

史大夫之別館肱篋得軒岐鵠意之書盡讀之術猶
未大行凡三徙而始依其妻之父杜山先生杜先生
國醫也君與之下上往復盡得其秘而又能時以其
意錯竒正而用之遂所至立效名遂出杜先生上時
文待詔徵仲感竒疾幾不可起君從杜先生治爲處
方出其意表待詔乃起謝君曰吾賴君再生治爲處
者其有後乎王叅議庭陸少卿斯道先後感濕痺甚
劇群醫爭治其標君持不可曰此虛寒也以溫補劑
投之而愈吳叅議子孝之婦猝得疾劇將問木君診
之曰此痰滯中焦氣不得升降耳毋憂也治以宣導

之劑一服而蘇以至愈查方伯應兆與子尚書卽懋
光前後患痰火而危君咸爲治之無恙感君而友之
君遂其父子間如骨肉盤門之貧士沈者其孫尚幼
得疾群醫爭藥之不效君偶過見之謂沈曰公孫幾
誤死爲處方服之愈沈乃厲君且爲我診脉君退而
密語其子曰而父六脉俱無根明歲入夏不治矣至
期死徽富商無子置一妾愛之甚異其生子而感嘔
血脾泄二症禮君至其家爲從容調攝將半歲而愈
君謂商曰吾非獨令若寵起也又能令若寵有子明
年其期也至明年果得子余謝鄭鎮歸間一過吳閭

會州山人續稿卷之百二十三

君以五鼓訪余舟而診脉語余曰公六脉甚平而調
此壽徵也或不能御內耳余曰時時有之曰然則我
爲公壯之乎余謝曰不願也明年從曇陽子於直塘
而疔甚危父之良已卽病秘結強之而通右腹忽劇
痛衝上至胷亟延君而君有他故遲遲來君來則以
他醫藥痛半已矣而每夜眠耳若聞春杵者如隔墻
君以藥悉已餘痛而出五紅丸如粒使將寢以一杯
酒吞之其夕則聲稍遠而微次夕吞之則又遠而微
丸與聲俱盡余乃始竒君關中李中丞自浙請告歸
過郡延君謂曰病中滿惡食水火俱不利吾其殆乎

群醫不知所措君既診公脉歸而謂其子之楫曰脉
洪大於冬令不宜若其感自夏則一暑症耳治之何
難詢其病果得暑而大吐且瀉君以六一散加少辰
砂丸二服而水火利繼以六和湯配香薷飲不數服
病盡除吳江令徐君得奇症且革君藥之而已以詩
幣鶴鹿酌君李公今爲大司寇而徐君爲御史李憲
使飭兵於吾州而婦病君藥之而已再作再藥良已
時君已久見旌於兩臺予冠帶而每入謁則民其中
服李公後知之每謂余盛老非獨其術良也其人亦
長者余少女歸袁曼容踰年而病壯熱晝夜不解面
赤嗽痰又苦脾弱有邵某者亦名醫也謂大虛宜用
參芪若子河車補君診之曰是不受補補輒死以意
劑藥數十服而疾大損君又診之曰雖病當得子女
姪身舉一男其又明年復病而君不在矣乃死吾弟
之愛女歸楊繼英繼英瘧後病大發毒熱不解飲食
俱廢有周醫者亦名醫也曰此傷寒法難治君診之
曰非傷寒也餘瘧發甚重然以藥誤耳躬爲之節度
咬咀再服而病已徐母者王相國之姑也垂八十病
不能粥與起坐君藥之一服而進粥再服而蹶蹶行
室中矣嘗舟過崑山而一河津之婦暴死稚子猶啖

其乳其夫搏頰而哭求君診之曰不死也爲湯液扶齒而灌之至一更蘇復來請藥君應之而密實金三環於中後君自吾州遠復過之其婦與夫來叩頭曰匪唯起吾死而又資吾生公殆神人耶吾何幸遇之友人曹昌先曰吾見盛君如是者衆矣君於貧士單族有疾召之不待再而往雖委巷湮屋亦爲之偃僂而進治劑必精謹又更寡者出橐裝分遺而至貴富有力人盛車馬迎之多杜門引疾或時匿身荒野中不復可踪跡如是者至竟歲性好音律喜婦人人取適意不求國樂而又輕施予以故隨所得金帛輒徒

手散盡不復問生計君白皙鬢鬢疎眉目葛巾單帽行山水間望之如神仙中人性溫茂恭謹亡與比然當其作癘時不可控揣既不恒過人有所過人奉之若大官府已而忽去不能留也蓋大江之南北其知君者敬而愛君者得十之八而其不滿於君者亦不能無一二乃至所尸祝而願爲君之子孫者亦時有之君性不食酒而善飯強自力年七十餘而卒內不衰其最後過余幸內猶故也而余察其有衰態秘謂家子弟曰是夫起人疾易其自起殆難矣居無何以沍寒行荆溪山中歸而病亟問諸子之楫胡不

歸之楫歸治湯藥而進之君嘆曰使我可藥何待汝歸我所以待汝歸者欲有告也汝伯氏長者然不任喪汝任喪第使我棺周於身槨周於棺足矣仲氏之棺與孤嗣在念之屬歲除族戚交游來饋問相踵君使悉爲酒屬善謳者謳歌枕而聽之甚暢元旦命移之之楫居曰吾安若已而示起色湯飲徐薦熟寢至五鼓忽醒戒子婦以水薦毋以湯且屬勿離左右既復奄然若寢者頃之卒矣得壽七十有六君孝友天篤以獨身奉母妾極志物之養妾病亟竊刲股雜糝羹而飲之遂愈以壽考今終君猶殿瘠逾禮嚴其伯

氏如父也四方之球腴有至者不獨甘矣配郎村杜先生女以才明賢淑聞君委家而聽之於內外綜覈不廢君雖好內然多寄情狹邪閨闈之間肅如也先君十_年卒君自是絕不娶有五子長之恒邑諸生娶吳繼娶李次之楨郡諸生出贅於朱次之楫娶戴續娶湯次之植以郡諸生夭又次之校亦夭君歿之半歲而之恒猝病死其餘皆前天獨之楫在能紹明君之業益以有聲諸孫男五人女三人婚嫁皆名族之楫謀葬君於_某之兆而具狀來請銘嗟乎君拔軒岐之術以起人於阡危者五十餘年其奇驗

何可指數而故自挹損不欲爲人談亦不欲煩筆札之楫自以其術見延請無虛日不獲從君君又不喜從弟子故無有能紀之者即余之所見聞合之之楫之所紀百故不能一也昔太倉令淳于意以天子垂問且悉而對故太史公得傳之如近者注司馬之傳吳橋皆橋所自著稱者也君固亡論吳橋郎生有所著述以待天子異日問今余得之豈爲下太倉今哉雖然君亦可以不朽矣

銘曰盛之先德自啟東厥喬繩繩至君父子而益顯融吾聞之活千人者其後當封噫嘻吳郡之有封其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一

十六

盛宗耶

二弟太醫院吏目瞻美配陶孺人合葬誌銘

吾王父南京兵部侍郎質庵府君有二子伯則山東布政司都事靜庵公仲則都事公有四子伯彥事府主簿求美仲四夷館譯書官居美叔州學生升美季則太醫院吏目瞻美而尚書公有二子則南京刑部尚書元美爲余與故太常少卿敬美也侍郎公以厚德聞天下而都事公繼之脩其厚於鄉子孫益繩繩矣而自壬癸間三兄弟俱踵逝僅瞻美在少於余五歲業以身後寄之至明年丁亥之五月而忽病噎已

而寢劇至十月之 日而卒當是時有一子甫三週
而鄉居不能無夜警且有利之者不得已徙之城而
爲瞻羹卜塋地於某壤其墓中之石則以厲敬羹而
是時敬羹亦病病亦噎明年夏閏之季亦卒於是吾
兄弟盡矣嗚呼以歲時之無長而孺子弱且年叟儉
甚塋尚未有日而吾過老即一旦不諱誰與銘瞻羹
者故爲次其事行以授兒輩俟其窆勒石而納之其
亦可憫也已瞻羹名世望別號臨峯母曰龔夫人而
舉於都事公之貳陸生而警敏踈眉目輕趨自喜都
事公雖延師誨之然不顯督課而家故饒聲伎以是
介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二十二 十七

耳目之日奪不能專志於詩書而多少年狹邪游有
鳴瑟吹竽拈屣六博蹴踘樗蒲之好顧能時致鮮肥
甘毳之味以適都事公公小有疾痛苛奔輒爲撫摩
颺搔之都事公顧問諸子無一在者蓋瞻羹最能得
其意第公素嚴重龔夫人以同起家故瞻羹與叔不
能當伯仲三之一及都事公卒而獨瞻羹哀毀逾於
禮先尚書中權奸構繫都官獄瞻羹冬月馳一羸往
視旦夕橐餽及其侍余苦塊相對悲泣齊而心斬矣
其共奉吾母如母也瞻羹雖不恆事舉子業間爲之
亦工蓋未弱冠而補博士弟子亦嘗應應天試而久

之倦其事予告遊太學以貲不給不獲補上舍然其
從余久頗曉詩句涉獵史傳彬彬舉止稱儒者矣性
頗任俠急人之憂甚於己其赴義若渴卽倉卒以窘
告傾橐弗吝甚或旬貸應之故瞻美之授客券與受
客券恒相當是時母陸老尚噉食無怠瞻美與婦
陶孺人精心而奉之陶孺人者故千墩名族陶令君
之女孫也性寬和能治內饗瞻美有三妾曰董曰
曰各執脯鹽醢茗之屬以時相佐瞻美性好客客
飲恒至夜分或達旦所呼無不立應者間從富貴家
嘗奇果珍錯輒袖歸以遺母偶鮮客客或不至夜分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二十三 十八

候毋寢而甘則呼酒與陶對飲三妾侍而各出所儲
一室之內融融如也陶年五十四猝中風卒董故郡
名姬也瞻美念其靜淑納之當未婚群飲而伯語之
曰季多內胡自困樊檻中耶不然第善爲滌卽得出
矣旣歸瞻美數擁之弗就曰毋爲伯氏口實也自是
有月事始一接久乃得男墮地而董死瞻美劇傷之
嘗泣謂余宗祐所寄也幸爲我一言紀之余不敢許
而前是吾守太僕卿有餘俸趣呼瞻美來京師而敬
爰時爲尚書祠部郎左右之得上太醫院吏目今相
國申公王公時在館閣以詩寵其行瞻美氣稍發舒

其居鄉鄉之族黨姻戚推以爲祭酒三老所疑難事
取片言而決瞻美又善農家書課僮僕耕輒獲然尚
不能給客釀余出入多與偕每至戊夜而呼笑不絕
者必瞻美也時年已過五袞矣每規之本以適生而
至伐生何耶幸少裁之瞻美雖口謝而不能改以至
病病可半歲意殊了了大拓申堂及傍水樓閣不休
先尚書蒙 上恩賜祭營塋贈官使者至瞻美病且
亟矣強自力冠帶先日而酌於墓泣告余三十年所
耿耿於心者今始滿矣已抱兒膝前曰敢以累大兄
余哽塞不能答瞻美固輕財又薦陸母有一女歸晉

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二十一

十九

氏者昵之甚傾所蓄以私之橐爲竭瞻美了不以介
意至是忽喞喞人恠之余曰此病也非其恒伯子故
齒瞻美而叔亦慢其母陸意不能無望伯子死植其
子克佐克佐死無後爲立後卹其寡叔死其長子亦
死而二孤弱無所歸瞻美召致來家延師以誨之長
者又死爲少者繹授室給腴產百畝故瞻美歿而繹
哭之若哭王父也仲故與瞻美狎然善控產其四子
俱煢然瞻美之恤之可知已表兄之育於都事公者
蓋一歲中九食於瞻美不替且伏臘之費俱任之瞻
美有友前後十餘人其所敬愛獨曹子昌先曹子雖

稱甥而自以髻亂交時時進規切語又爲畫策圖事
瞻美念其有三女力不能嫁爲女其少者撫愛之不
啻若已出他行誼類若此瞻美以辛卯生壽僅五十
七其孤六歲矣名之曰士衷系曰陶孺人誌矣而不
詳以從夫也董叙而不誌不誌禮也叙之傷其功而
天也

銘曰群從之中唯瞻美白眉而先我以隳我之死也
齊而哭者其誰嗚呼噫嘻

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僉事少泉李君墓誌銘
李君諱植字良材別號少泉其先世浙之歸安人轉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三十三

二十

徙入黃岡遂隸籍焉大王父俊王父瑛俱有長者稱
至父贈公陽明能廓其家而好行德於鄉閭廩與宗
戚共之識者謂老子所稱居善地心善淵仁善施其
贈公之謂矣娶熊不宜子置貳錢而生君君少明穎
稍長工屬文弱冠補郡諸生有奇聲無何薦於鄉郡
且舉賓興宴而贈公屬疾君精心醫藥間不之應贈
公徐風之曰柰何不問公車耶君竦然曰見敢以大
人易一第也自是贈公疾日益甚君籲天而禱靡所
不極然贈公竟不起君擗踊號哭幾至滅性既而曰
使我北上者終天之恨又何已也乃強食分守舒君

奉芳聞之曰是可風人子矣標其門曰孝廡以示旌
君前後五上公車輒不利游太學諸生毋敢比肩竟
以選人補蜀之萬縣令萬固山縣然於唐故稱州爲
孔道公至裁節其費官司迎送第令毋闕供而已不
得過侈求悅兩造取片語而决咸心服去時人爲語
曰毋岐舌見必屈柱若胥寃必伸有亡賴子殺一家
七人而匿大索久之不獲君禱於神神示以殺人者
貌醒而跡之俄就縛有僧支解人隱其屍展轉二十
矣君從容以果報喻之僧大感泣具言屍所卒伏其
辜鄰邑皆呼李令神君也君謁文廟廟貌嚴矣而前
介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無泮池君爲損月奉募工鑿之甫三尺而有其泉涓
涓已暴蹙沸加鑿之滙爲大池司理前御史任某異
而以文紀之君任前後踰五載得薦劾十一滿考贈
父如其官嫡母熊爲孺人徵拜廣西道監察御史時
方有事 壽陵費且鉅萬萬君疏請裁省之 上嘉
其意下所司加料理而又有薦舉人才一疏爲時所
稱然以伉直不能久君臺出僉閩臬數月爬搔宿垢
幾盡風采一新而以微病乞休兩臺惜之爲疏請得
移病歸公歸而奉母錢其樂融融如也病就愈且將
北上一夕而感異夢君與三弟太常敬翁同就徵者

敬翁視閩學政旋佐其藩與君交莫逆時病死矣而君不知然意疑之晨起遂病脾不久亦卒異哉君生以戊戌而卒以戊子春秋五十有一娶陳氏有婦德封亦孺人丈夫子七勝任娶賈勝用娶魏勝載娶陳勝寵娶孟俱博士弟子勝舉聘江勝薦聘胡勝重聘周女三適熊迪初王一治俱博士弟子一字丘一鴻孫男一女一狀自同邑袁文伯勝任將以某月葬君於某所而來乞銘曰唯是激靈於次公之一日而有請也余安忍辭嗟嗟李君之才器偉矣其列中外臺皆未久不盡究其用所可見者循吏之績於萬而已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天文奪之年不然其所張設可勝道哉

銘曰是惟良材之幽宮鬱其棟隆以貽後之人不必竟於其躬

